

子史精華

426
26



43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

靈異部三

徵應

黑牛生白犢列子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一
 一年其父無故而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
 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迓後合
 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
 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
 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
 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視門見血便上北山淮南子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注昔有
 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



當沒為湖謂姬視東城門闔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姬便往視門闔者問之姬對曰如其暮門吏故殺雞血涂門闔明旦老嫗早往

國沒為湖

援戈搗日

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而一之

為之退

殺降不得侯

史記李將軍傳廣常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

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

常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已

此乃將軍所以一者也一身盡痛若有擊者

漢書田蚡傳蚡疾

日魏其侯與灌夫共擊管欲殺之竟死

高大門閭合容駟馬

漢書于定國傳始定國父于公其門壞父老方其治之干公

謂曰少

高益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

宛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

相承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祭孝婦天立雨

漢書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少

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

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反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

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

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

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

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小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

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

殺牛自一家因表其墓

揚水示虜

後漢書耿恭傳

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

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

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

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

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

皆稱萬歲乃令吏士

以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冠雀啣三鱸飛集講堂前

後漢書楊震傳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

志愈篤後有魚一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大

鳥後漢書楊震傳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

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一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

免擾室木連理後漢書蔡邕傳邕性篤孝母常帶病三年邕自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一馴其

傍又一生一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賈氏之祥後漢書竇武傳初武母產武而

井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蜺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

時人知為舍側湧泉味如江水後漢書姜詩妻傳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供

焉

鱸呼鄰母共之忽有

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玉衣覆魏志甄皇后傳

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天子羨思慈親魏志甄皇后傳太和元年四月初營

宗廟得玉璽一方一寸九分文曰入林哀嘆笋為之出吳志

三嗣主傳註楚國先賢傳曰孟宗母嗜笋冬節將至時笋尚未生宗竹而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致

感冰解鯉躍晉書王祐傳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水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

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黃雀入幙見放龜晉書毛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

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

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鷹雉棲梁猛獸擾庭晉書許攸傳立宅墓次烝烝朝

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鷹雉棲梁猛獸擾庭

宅墓次烝烝朝

徵應

靈異部

靈異部

徵應

靈異部

靈異部

靈異部

靈異部

夕奉亡如存

其一簷鹿與

錫金時玉

晉書孝友傳序亦有至誠上感

明祇下贊郭臣致

其一之慶陽雍標

鳥馴丹羽鹿呈

鳥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

鳥馴丹羽鹿呈

白毳

見雙鶴警叫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

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收淚視地便有堇生

晉書劉殷傳會祖母王氏

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

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

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憫聲不

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

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

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

子劉殷自是食

七年粟見誦經械脫晉書符石載記徐義為募

之七載方盡

容承所獲械埋其足將殺

之義

觀世音至夜中土開於重禁之中

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為洛楊令

磚竈前忽生

泉水

宋書王彭傳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

力助作磚磚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

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散

葬事既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為通靈里

租布三世

越王石清徹無隱齊書虞忠傳海邊有

見愿往觀視

兩楯流來接之得過齊書顧歡傳始興人盧度亦

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

鹿應聲去魚次第

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

齊書顧歡傳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

來

齊書顧歡傳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後隱居西昌三顧山鳥

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

屋前有池

靈異部

敬德

養魚皆名呼之

朝採菘子暮已復生

齊書韓靈敏傳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尋母

又亡家貧無以營

以此遂辦葬事

雀三足飛集廬戶

梁書夏侯

祥傳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

空中忽見聖僧

梁書鄱陽

慕嘗有

王恢傳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

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

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

恢請之既至

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

所當避善人

梁書傅昭傳出為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

馬鑑甲甚盛又聞有人云

軍衆相與騰虛而逝夢者

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

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

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詣門貨漿量如方劑

梁書陸襄傳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

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索無所忽有老人

瓜分一相遺

梁書滕曇恭傳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

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

門莫知

慧眼水

梁書江綰傳江綰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禧

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

之莫能解者經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

日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荷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

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

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

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

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

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稽顙北辰求以身

側一日之內惟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

高結廬數載嘗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

傳之華竟齋不萎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母阮淑媛嘗病危篤

水漬其莖欲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

諸佛合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毘中稍有根鬚當

世稱其竹為燈續枝葉大茂南史齊南海王子罕傳母嘗寢疾

孝感照夜此續宿昔雙鶴來下南史庾域傳母好鶴唳

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南史庾域傳母好鶴唳

者以為孝感所致南史庾域傳母好鶴唳

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

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侶息之部

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無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咸安流南

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

三九藥南史邱傑傳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

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可取服之傑驚起果旱疫平魏

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邱氏世保此甌書

太武帝紀去春小旱東作不茂憂勤克已祈請靈祇上下咸秩

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灑流澤霑渥有鄙婦人持

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

內映印有三字為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交曰

推尋其理蓋神靈之捐灰魏書崔浩傳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

報應也朕用嘉焉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

其於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搜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徵應

七

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
 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龍道無風雨之異魏書崔挺
 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挺
 趨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
 悅謂挺曰別卿以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
 副本時可觀之又願謂侍臣曰擁旌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
 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彞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
 曰爰受使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各州治舊掖
 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
 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
 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
 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
 十一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於後作
 復尋壤遂莫能立眾以為善化所感
 地陷得銘魏書吳悉達傳
 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
 拊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

一父一記因遷葬曾祖巴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
 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間復役以彰孝義
 蛇頭
 辭袴襦北齊書陸法和傳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
 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
 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
 一月內報至其人
 斷頭牛徵命見周書陸通傳父政性
 弗信少日果死
 孝魚泉至孝其母吳人好食
 魚北士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
 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
 貓為犬
 所乳舊唐書李迥秀傳景龍中累轉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又持
 節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所居宅內生芝草數莖又有——
 感所致使旌其門閭
 漂材木克堰舊唐書張守珪傳守珪都
 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
 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為賊所毀既地少林木
 難為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
 塞澗而

渡溝沱規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六子皆

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偶不嘶以免

赤五代史吳世家徐温與劉信博信歛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

皆吳骰為惡采苟無二心當成渾化温遽止之一擲

渾化見髻上花宋史五行志紹興間郡獄有証服孝婦殺姑

生則可以驗吾寃行鑿冰得鱖宋史查道傳待母渡江奉養以

刑者如其言後果生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

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竹杙生柯葉宋史孝義傳王珠以孝

取之尺許以饋數本生墓側倒植以為後空中大星如月者三

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雲芝之祥列女傳呂仲洙女名良子

封服為粥以進時夜中羣鵲繞屋飛噪仰視

翌日父瘳越牘上書皆驗上獵墮馬憤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

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

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悞執汝官至使相壽七十

七須臾還擠之大壑而寤道蛇自鞞中墜元史察罕傳常行困

宗聞之命書其事後歸以其事聞帝湖生雕

其傍心惡之擲鞞擊之有日是禽人所惡者在爾則為喜神宜戒子孫勿殺其類

胡葛洪西京雜記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

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壑川自種供養每有羸儲

家亦近太湖中後自無復餘草虫青衣童子授蚺蛇

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膽干寶搜神記顏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

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

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種玉

也童子遂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干寶搜神記楊公伯雍雒陽縣人也本以儉賣為業性篤孝父

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

徵應

靈異部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徵應

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
 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楊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
 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生子石上人
 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
 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
 至所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
 聞而異之拜為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
 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為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壙厝易置地
 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怪之乃為
 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
 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
 鶴銜明珠以報
 養母至孝曾有元
 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鶴
 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一雌雄雙至各
 參焉飛
 鳥銜火
 王嘉拾遺記邛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
 夜行常有
 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以淚酒

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鹹俗
 謂之鹹鄉昭帝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曰孝感鄉
 鹹鄉見甘泉

自涌
 王嘉拾遺記曹曾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事親盡
 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為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

而歸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
 曾跪而操瓶則
 清美於常
 應聲榮茂
 吳均續齊諧記京兆田真

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
 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

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頓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
 勝不復解樹樹

大中
 吳均續齊諧記弘農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見

大穴
 銜環報德
 黃雀為鷓鴣巢所搏逐樹下傷癥甚多宛轉復

為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
 為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

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屋數日乃
 去是夕三更寶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玉母使者昔使蓬萊為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
 靈異部
 徵應
 二

鷓臬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白環與之
日令君子孫潔白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
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公榆鞭豎地成林酈道元水經注梁暉字
生賜賜生彪四世名公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
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
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為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以
以青羊祈山神泉紫雲沓起甘雨登降酈道元水經注長沙耆
湧出榆木舊傳云祝良字石卿為
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
晨至午人為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
王自出祝令特苦精會參居此臬不入郭酈道元水經注門南
符感應滂沱下雨隔水有雩壇壇高二
丈會黠所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虎乳酈道元水
兒君碑是魯相陳君立昔經注河南
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
咏蓼莪者氏為泣涕悲不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常之

百餘日卒今林木幽酈道元水經注水
茂號曰孝子墓也有孝子石西縣人
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為母給江督水敬君之
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

義悉還二女酈道元水經注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
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如像人其妻夜夢致
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舩不行合舩驚懼目愛一女而合門
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兒
女代之而舩得進公直方知兒女怒妻曰吾何面於當世也後
下已女於水中將渡徑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
主簿

故于寶書之於感應焉羣鳥銜鼓酈道元水經注異苑日東
集顏鳥所居之邨鳥口皆傷一境以為顏鳥揚顏鳥以淳孝著聞後有
至孝故致慈鳥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鳥傷矣鄭風
元水經注谿水下注大湖邪谿之東又有寒谿谿之北有鄭公
泉泉方數丈東温夏涼漢太尉鄭弘宿居潭側因以名泉弘少

靈異部 徵應

以苦節自居恒躬采伐用質糧膳每出入谿津常感神風送之雖憑舟自運無杖楫之勞邨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雷者徒輩相謂汝不欲及

誦書愈病

柳宗元龍城錄國初有孝子

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關訟漸即詣門高聲頌

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

兵曹馬

劉肅大唐新語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為鄴縣

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蓋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轉并

州兵曹馮翊令貧乏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

臾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勅編入史其在并州廳前藜葦

有小鳥如鷓鴣來巢孕卵五色且如雛子數日鶯毀雛見已大

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鵝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

到於今號

芝生一宿葩蓋盈尺

見

雲氣五色遍於州郭

為上

放龍

報恩 李肇國史補韋丹少在東洛嘗置至東橋見數百人喧集水

濱乃漁者網得大龍繫之橋柱引頸四顧似有求救之狀

丹問曰幾千錢可贖答曰五千文丹曰吾祇有贖直三一酌而

堅冰陷一釣而沉詔獲

段成式西陽雜俎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

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

食六日鬢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

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於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

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

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置爾河伯泊鱗之長當衛

天子詔何迭溺之子或不獲予齋告於天天將謫爾吏酌冰辭

已忽有聲如震河水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

鉤索下一釣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

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干

里矣安有舟覆六日

得非精誠

之至

積頂白毛若縷織成文字

張讀宣室志有崔君者貞元中

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

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酌其寺僧亦以太
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者其
異日崔君為吾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
果何如哉崔君之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毛上
文字已而復生回至其家雖參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
亦竟歸 **大能感惠報德** 張讀宣室志郭司空劍大和自梓潼
移鎮西京府時有閻者甚謹朴劍念之
多委以事嘗一日劍命布紋繪絲帛百餘匹其價倍且以為欺
我即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劍命答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
其背吏卒莫能制劍大異之且訊其事閻者曰某好閱佛氏金
剛經自童非嘗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劍嘆曰尚一其
一其一吾安可不 **羣鼠人立以前足相鼓** 張讀宣室志寶應中
有李氏子亡其名家
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蓄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
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門

外有一數百俱 如甚喜狀家童驚異告於
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
一傷者堂既摧而羣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
報况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
不顧者當視 **歸魚面** 張讀宣室志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
暉者俱不識農事嘗用巨舫載魚蟹鬻於
此以愧諸 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在丹陽郡行至
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
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闕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
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鬚搖
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動即匿身蘆中
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
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
為妖妄乎唾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酬其直既而
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於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
解而視之得縉十五千簽題云汝一成就益奇之是日於瓜

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鼠報玉泉子進士李昭暇舉十上不

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托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暇之卷合選於架上復寢暗視有

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暇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昭暇不根而生滋

茂殆一畝彭乘墨客揮犀寇萊公卒於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荆遂南之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插地以掛紙錢竹

字嚴潔祀奉甚謹今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於石城破乃批奏

狀之日司馬光涑水紀聞太祖皇帝潛龍時雖屢以善兵著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

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下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

花成荷佛坐花中

沈括夢溪筆談菜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是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悉一花仍各有一於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

或云李君之家敬出八羊犬聯隨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黃載字佛甚篤因有此異

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每則

羊仙序以記其事天賜酒量葉夢得石林燕語王審琦微時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宴近臣常盡懽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

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必汝一可試

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趣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宴輒能與衆同飲退還飲水不饑郭象睽車志滄州有婦人不食惟日飲私第則如初

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卧床無父兄日賣果於市得贏錢數
十以養母值歲歉穀貴艱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
二人願天憫之使我一庶所得可盡以供母遂臨井飲
一杯果不飢自是亦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時不食已三十年
矣
冥築般若臺祥異記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金蝦蟆李
纂異記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
人日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
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悉令放之江中經月餘泰
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躍出也

識

大蟪大蠖

呂氏春秋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
黃帝之時天先見黃帝日土氣勝土氣勝
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日
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刀

生於水湯日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
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日火氣勝火氣勝故
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
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徒於土
木秋冬不殺見金刃生於水見赤烏銜書見瞽史記國語日唐

叔之世將

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

史記三代世表傳日漢

如商數
本居平陽自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為臣言豈不
偉秦識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
哉秦識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日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日我之帝所甚
樂吾之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
後將霸末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三神之令史記趙世
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於是出矣家知伯率

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十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孔為赤制後漢書

漢歷久長注言孔子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後漢書蘇竟傳一之家三十五姓彭泰延氏不得

五七與焉注春秋運斗樞日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緜

袁秘記後漢書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一中有先祖所傳

一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健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統作家法章句及內學後漢書方術傳序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

識二卷解說下懷挾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鄭

與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論敗自是習為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白首同所歸晉書

謂石崇已送在市岳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截齊便去晉書齊王冏傳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

而惡之又謠日著布相張字分明晉書張軌傳張掖臨松山石

腹為齊持服俄而問誅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一

年姑臧又有文日初祚天下西方安萬白點成二十八宿見華

山玉版晉書慕容儁載記初石季龍使人探策於一得一一

人咸以為以栗擲柱宋書劉秀之傳秀之遷丹陽尹先是秀之

之獨錫爾金鉤既公且侯梁書夏侯詳傳先是荆府城局參軍

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

士瞻詳兄女婿也女竊以與詳喜佩之期歲而貴矣得八車

幅梁書樂藹傳天監初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魚登日

輔帝室南史宋武帝紀初雍州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且慮不

其子竟陵太守軌會於江陵帝樵所得貂蟬一具南史江淹傳

濟江休之衆潰與軌等奔襄陽將鬻以供養其

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母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

侍中時著之至蟬珥之兆南史朱異傳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

是果如母言魏書王椿傳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人

太原王宅忽云此乃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

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爾朱銅板打鐵板北齊書神武帝紀初

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元家世將末好高末北齊書幼主

事者以二板為拓板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紀遊童戲者

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

隋書劉昉傳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三度事廢二度具婦自

射雉之符隋書龐晃傳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合

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

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

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日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

以為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

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為常山太守高祖為

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
 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爲車騎將軍及高祖爲揚州總管奏
 晃同行旣而高祖爲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
 踐祚謂晃曰——今日驗不見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
 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不勝慶黃班青驄隋書韓擒傳先是江
 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東有謠歌曰——
 一馬發自壽陽浹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
 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
焦梨狗子北史魏孝武帝紀宣武孝明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
 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藁然兩頭河邊殺獪**北史齊文宣帝紀先是童謠
 飛上天——於文爲高——爲水邊羊指帝名也於
 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
 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
 生心且識云羊飲盟津角挂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挂

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羊飲盟津**

羣羊數百立臥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識合願王勿疑

角挂天見上**拔暈**舊唐書懿宗紀又大中未京城小兒疊布漬

八牛口舊唐書竇建德傳建德結陣於泚水秦王大破之建德

是軍中有童謠曰——勢不得久**起梁**舊唐書蕭銑傳大

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

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元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州

人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衆欲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

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衆望羅川令蕭銑梁

氏之後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王膺籙必有符命而

隋氏冠帶盡號——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五娘子**舊唐

爲主不亦應天順人乎衆乃遣人喻意銑大悅

君羨傳貞觀初太白頰畫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當有

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爲左武衛將軍在元武門太宗因

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稱小名——太宗愕然

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武

字深 **牛繼馬後** 舊唐書元行冲傳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

惡之 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冲推尋事跡以後魏

昭成帝名健繼晉受命考校謠識特著論以明之 **打麥麥打**

三三三舞了也 舊唐書武元衡傳先是長安謠曰——

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 **日月照霜雪** 唐書五

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 童謠曰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回首

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有

童謠曰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

自消 **側堂堂撓堂堂** 唐書五行志永徽後民歌武媚娘曲調露

滅 承李詞真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 **契苾兒歌** 唐書五

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堂者唐再受命之象 行志永

淳後民歌曰楊柳楊柳漫頭駝垂拱後東都有 **心卜** 宋史后妃

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斂墜如惡之帝—— **左持干戈右持**

完當為男子左右取以進斂果不毀帝甚喜 人皆 **六齒皆赤** 宋史王繼升傳子昭遠喜與里中惡少遊處一

俎豆 宋史曹彬傳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

所取彬—— 異之 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下 **古磚隸書** 宋史聶冠卿傳初世卿監

之昭遠一擲—— 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年九月

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枝 **秦亭** 宋史余

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按世卿冠卿弟 **抽書占** 宋史陳垣傳垣家

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之故靖 **居時自娛於泉石**

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淮——也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子史精善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十架上——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

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墳曰異哉我生於慶元 天水碧 宋史南唐

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天水碧 世家煜之

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合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

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及江南滅方悟天水趙之

也 柴入火必焚 遼史魏璘傳應曆中周兵犯燕上以勝敗問璘

也 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其言果

驗 風吹幘頭與浮圖齊 遼史張孝傑傳初孝傑及第詣佛寺忽

有老僧曰此人必驟貴然 玉版金壁 王嘉拾遺記帝堯在位聖

亦不得其死竟如其言 德光洽河洛之濱得——

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之 鳥鳴似語蟲葉成字 劉勰文心

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 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

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

—— 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 菟見犬其勢必驚 酈道元

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 典略曰睢固字白菟或戒固曰將軍字菟而此邑名大——

—— 宜急去菟不從漢興平四年魏太祖斬之於此 鸚

鵲銜一魚袋 劉餗隋唐嘉話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

數日而 鵲墜寸紙有補闕二字 趙璘因話錄河南孔尹溫裕任

加大夫 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爾作侍御史日望

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

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既飛去 我兄即到豈

下方—— 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 奈我何 鍾輅續前定錄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

之又有僧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

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哉

子史精義 卷一百一十三 靈異部 識

遇牛廻

蘇鶚杜陽雜編代宗廣德元年上至陝因望鈇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

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

鏡影成相字

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未第時因於

日中覽鏡

明堂火珠詩

孟啟本事詩崔曙進士作

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惟

糾繞成及字

張采續明道雜志某應舉時已獲薦

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赴南省僦居省前汴上散屋中初入屋懸寢帳忽見余帳後有

一黃草新繩子垂下草甚勁緊自相

佳兆蓋聞人謂登科及第也省試罷歸省榜將出復至京師寓

相國一鄉僧院中晨起嗽口噴水門上覺水濕處隱然有字因

洗視之乃四字云榮登

榮登在即

吳處厚青箱雜記原武鄭公戩天聖

在即也是時余叨忝

中舉進士嘗與同輩

負獨戩羸數百緡是歲第三人及第

半堂食

李璟時朝中大臣

多蔬食月為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

其後周師至淮上取濠泗揚楚泰五州而璟又割獻滁和廬舒

蘄黃六州果去唐國土疆

之半則半堂食之應也

龍舉頭猴掉尾

吳處厚青箱雜記唐末劉建峰定長沙遣

馬殷領眾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

羊為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次解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

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國亡乃猴掉尾也殷子希範以

已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

生後為江南所

俘乃猴離穴也

三羊五馬

吳處厚青箱雜記龐巨昭善星緯之

歸長沙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短長巨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謠

曰

當三主後

去海十里過山萬重

吳處厚青箱雜記寇萊公少時

皆如其言

及既至雷州吏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

對曰十里則南遷之禍前詩已預識也

人踏金鼈背上行

厚青箱襍記本朝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寺一聯云僧依

玉鑑光中住一一一一時公方舉大科識者以人踏鼇

背上行乃榮八玉堂之兆已而果秋風亭句王傅東都事略寇

然公位止於內相豈亦詩之識耶準舉進士為巴東

合巴東有一一準析韋應物一言為二日黃樓玉局張邦

野水無人度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大用基墨

莊漫錄東坡知徐州作一一未幾黃州安置為定帥作松醪賦

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

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一一他年寫八賦不

第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識也

脫誤一字周輝清波襍志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日我決為海

所作一一當一一以一一之寫畢大金帶圍出則城中當

喜日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一一初無種有時而

有宰相周輝清波襍志紅藥而黃腰號一一一出四枝公自當其

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

一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為倖王荆公為屬皆在席缺其一

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招之乃秀公也酒半折

花歌以插之四一出四枝見曹門高陸游老學庵筆記天聖明

公後皆為首相一一未幾慈聖太后受冊中宮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

皆垂箔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

當相繼而起玉帶圍頰周密齊東野語鄭丞相清之在大學十

也何其神哉五年殊困滯無聊乙亥歲甫升舍選而

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

親試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青紫明至恩詩押明字短晷逼暮思

索良艱漫檢韻中有頰字可用為末句云他年蒙渥澤方一一

歸為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緣衫尚未能得著乃思量繫玉

帶乎已而中選攀附驟貴官至極品竟此賜遂一竿岐為二宗

成吉識以此知世之叨竊富貴皆非偶然也

儀輟耕錄白廷玉先生號湛淵錢塘人家多竹忽一一上一一

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未幾先生歿先生有二子或以為先

靈異部

識

兆鑿成金世昌三字陶宗儀輟耕錄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

必昔時客商所唱胡十八小令陶宗儀輟耕錄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

平章領制國用使司時樂府中盛一其常擅重權十八年人未之信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

亥閏二月桑哥拜中書平章立尚書省貪暴殘忍又十倍於阿

合馬人亦謂桑字拆而為四十八桑字後改作相字亦拆為四

十八竟不知應之於壽或應之於職然自立省之自題桃符陶宗

儀輟耕錄張之翰字周卿邯鄲人由翰林學士除授松江知府

也一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卒亦讖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四

靈異部四

夢

二丈夫晏子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一立而

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

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

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趨召祝史祠

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知占夢之言也晏

子俯有問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

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

狀也湯質昏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

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下兌儂身五丈夫晏子景公敗於梧

而下聲公曰然是已散師不果伐宋邱夜猶早公姑坐

睡而夢有... 北面韋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
 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
 五丈夫咎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邱此
 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
 之二日闕晏子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一不勝晏子
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闕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于晏
 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閭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
 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闕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
 占夢是所為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
 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
 曰寡人夢與二日闕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
 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
 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
 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
 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遊華胥國
列子黃帝
 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士于... 氏之... 華胥氏之國在夔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
 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
 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
 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
 害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燧無傷痛
 指適無所瘡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
 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見寢虛若處牀見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谷不蹟其步神行而已上
 列子一體之盈虛消息皆... 故陰氣壯則夢
 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
 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
 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
 火將疾夢食飲酒甚飽夢與甚饑夢取見神遇列子為夢
 者憂歌儻者哭甚飽夢與甚饑夢取見神遇列子為夢
 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
 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真

人不夢見八徵六候列子覺有十一夢有十一奚謂八徵一曰

七日生八日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

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

也神交見君僕列子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

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一居人民

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

有慰喻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

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

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一趨走作役無不為也

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

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

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

夫之程減已思慮蕉鹿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

之事疾並少聞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墜中覆

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

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

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

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

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

藏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且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
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
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
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夢分人鹿見君乎牧乎莊子夢
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
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固哉丘也周為胡蝶
與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弔詭
胡蝶為周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
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一之夢一

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與周與夢鳥厲天夢魚沒淵莊子且汝

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不識鬻髀見夢莊子莊子之楚見空

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

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

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

是語卒援髀枕而臥夜半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

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乎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

然鬻髀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

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

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鬻髀深

曠感頷曰吾安能棄南面莊子昔者寡人夢見良人

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駁馬朱蹄黑色而顛乘一而偏

清江使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闔阿門曰予自宰路

之淵予為一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

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

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

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秋栢之

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刻龜七十二鑽而無遺莖實

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

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

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韓非子衛靈公之時彌

闔胡嘗視其良既為一矣煬竈子取有寵專於衛國侏

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四

靈異部

夢

四

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一其一一之則可夢

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

受秋駕呂氏春秋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一一

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醜夢淮南

拜日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淮南

子身有一一不勝正行見不勝正行者思居者夢淮南子

國有妖祥不勝善政國語且吾聞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

而一一規其瞽以墨國語且吾聞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

名之曰一一賀夢國語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

公拜稽首覺召史歸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黃能入寢

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一一

國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

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論也而無除今

夢一一於一一門不一一與海神戰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

知人殺乎柳厲鬼邪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謹

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

與俱見即以連弩射之始皇夢一一如人狀問占夢博士

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

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

大魚出射之自瑯邪北至梁成山史記封禪書

弗見至之眾見巨魚射殺一魚黃蛇自天屬地史記封禪書

帝一一其口止於廊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秦繆公上

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秦繆公上

天史記封禪書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

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一一

草蘭為符史記鄭世家文公之賤妾曰燕姑夢天與之蘭曰

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余為伯儵余爾祖也是以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

詩曰美人熒熒兮一一之一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

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異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羸孟

姚也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四年王夢一一之衣

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裒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

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寔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

懷史記外戚世家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黃頭郎從後推之上

天史記佞幸傳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一一一一

郎即見鄧通其衣漢書昌邑哀王傳王一一之

後穿夢中所見也夢青蠅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板瓦

覆發視之漢書霍光傳顯夢第中井

青蠅矢也竈居樹上水溢流庭下一一一一

傳莽夢長樂宮一一五枚一一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

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鑄滅所夢銅人厲文

飛虫著

身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

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

有小一一無數赴一一天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后嘗夢

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去一一天一一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迺仰嗽

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首陽神馬後漢書五

及天而喏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

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

時處士平陽蘇騰字元成夢陟一一有一一之使在道明覺而

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兩使者與郡縣戶曹椽

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與雲即

降甘雨也

八公子系十二為期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有人語之曰

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

道夕死尚可況有十二乎

乘赤龍上天後漢書馮異傳諸將

乃召異詣鄙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

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

子史書

卷一百一十四

靈異部

夢

六

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其占而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載以為**夢猪噬足**蜀志關羽傳羽初出軍圍樊下樵故後夢憂失火也

井中生桑蜀志楊洪傳注益都者舊傳曰何祇嘗夢一桑然桑字四十下入君壽恐不過此祇笑言得此足矣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蜀志蔣琬傳琬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

腸繞閭門吳志孫堅傳注吳書曰堅母懷姙堅夢一出吳也

松生腹上吳志三嗣主傳注吳書曰丁固為尚書夢一樹一其如夢

吞易三爻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曰又臣郡吏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

臣乞盡之道士言三馬一槽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道在天一足矣

三馬一槽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日環城晉書明帝紀敦將舉又嘗夢一食一甚惡焉

日環城兵內向帝密知之徵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

三刀晉書王濬傳濬夜夢懸一於臥敦正晝寢夢一其

三刀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寔遷濬為益州刺史

生八翼飛上天晉書陶侃傳夢一而一見天門九重地折其左翼及

得大象晉書張茂傳茂少時夢一以問占寤左腋猶痛

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鬼兵晉書姚萇

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勵士卒莫不憚服載記萇在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

者一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牙出血石餘瘡

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夢聞鼓吹宋書樂志晉太守謝摛每寢輒

當得死鼓吹兩擣擊杜破戰沒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

白龍夾舫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

聳秀林樹繁九土宋書劉敬宣傳敬宣數曉天文知必有興復密意甚悅之

桓既吞矣吾此緝足度宋書沈慶之傳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復本土乎

年不免兩匹八十尺天門開宋書薛安都傳安都後征關陝至也足度無盈餘矣

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乘龍逐日齊書祥瑞志太祖年十

欺日夢天開乃中興之象耶捉龍脚齊書祥瑞志

之象也蘇偁云青木色日暮者宋氏木運也始七年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與太

祖同寢夢上乘龍上天於下不得覺謂太祖曰兖州當

大庇生民弟不見第十九子齊書祥瑞志清河崔靈運為上府也奉伯卒於宋

三五五帝至齊受命君凡十九人也舉體生毛髮生至足齊書祥瑞

志世祖年十三夢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溫云雀爵位

也又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桑屐齊書祥瑞志世祖在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

太極殿階庾溫云屐者運應木也臣案桑畫衣齊書祥瑞志世字為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

靈異部 夢

從天飛下頭插筆來上上兩邊不兩甌麻粥齊書宣孝陳皇

言而去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后傳后生太祖

太祖年二歲乳人之乳后夢人以吞玉勝齊書高昭劉皇后

與之覺而乳大出異而說之齊書始安王遙光傳遙光未敗一

生后時羣蛇緣城四出夕城內皆夢各共

有紫光滿室說之咸半身熱舉體執齊書張敬兒傳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

以為異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

而君得本州今復夢矣有闍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

祖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

兒少日伏誅騎五色師子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年長兩腋下黃衣老

公齊書劉懷珍傳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

瘳按靈哲草中肅九五相追逐齊書荀伯玉傳初太祖在淮南

懷珍子

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時乘之夢齊書荀伯

七年伯玉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玉傳泰始

玉問何當舒上日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咒師向上唾咒

之凡六咒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

祖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卿

效矣今且蕭生斷流齊書紀僧真傳僧真夢蕭艾生滿江驚而白

勿廣金席齊書南夷林邑國傳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夢人以

言藉之光冠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

故以大尉以褥席見賜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

為名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墜鈴入懷梁書任昉

汝必光吾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中散大夫遙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

鈴自天而下一其一中落中心悸動既而有娠

著朱衣行水

靈異部 夢

上梁書鮑泉傳初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

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折臂太守

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折臂太守

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

征西都陽王長史南郡太守後轉為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

如故初之遊在荊州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象謂曰卿

後當為

劉勰傳予齒在踰立嘗夜夢

且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

丸一掬

夢中服之

自此而差

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

疾乃瘳至是眉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泣

衣帽行列至前俱拜牀下

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

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

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梁書陶弘景傳母夢

青龍自懷出

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

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

梁書鮑泉傳初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

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

折臂太守

梁書劉之遴

傳之遴出為

征西都陽王長史南郡太守後轉為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

如故初之遊在荊州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象謂曰卿

後當為

劉勰傳予齒在踰立嘗夜夢

且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

丸一掬

夢中服之

自此而差

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

疾乃瘳至是眉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泣

衣帽行列至前俱拜牀下

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

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

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梁書陶弘景傳母夢

青龍自懷出

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

梁書鮑泉傳初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

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

折臂太守

梁書劉之遴

傳之遴出為

征西都陽王長史南郡太守後轉為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

如故初之遊在荊州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象謂曰卿

後當為

劉勰傳予齒在踰立嘗夜夢

且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

丸一掬

夢中服之

自此而差

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

疾乃瘳至是眉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泣

衣帽行列至前俱拜牀下

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

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

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梁書陶弘景傳母夢

青龍自懷出

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

達傳克定閩中以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世祖嘗夢
昭達升于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醮世祖顧昭達曰卿
不何以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五色雲化鳳陳書徐陵傳母
而為集左鄭郎開口陳書鄭灼傳灼性精勤尤明三禮
肩上也而誕陵焉鄭郎開口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
口中自後義理逾進誦觀世音南史王元謨傳初元謨始將
遍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天子在門南史
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孔靖
傳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臥有神人
衣服非常謂曰起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
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引鹵簿入廁南史沈慶之傳初
託於是曲意禮接磨給甚厚慶之嘗夢
富貴然未在其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此謂後

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夢母如平生南史齊宜都王鏗
與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傳生三歲喪母及
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
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一見一女人云是其一鏗悲泣向
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犬子有角南史張敬兒傳始其母於
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田中臥夢
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鹿皮十一領南史吉士瞻傳
一從而數之有及覺喜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南史庾
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也子輿傳
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一匹
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因立精舍
南史江淹傳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
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
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
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

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五色筆 見青鏤管筆 南史紀少瑜傳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其善者其文

日出室內 魏書道武帝紀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皇帝之子也母曰

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遊於雲澤既而寢息夢一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歛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

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 **曰化為龍** 魏書宣武帝紀世宗宣武皇帝諱恪

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繞已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

帝於平 **日照之徵** 魏書孝文昭后高氏傳初后幼曾夢在堂內城宮立而日光自窻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

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屢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屢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

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猶照者主上求女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

此女必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 **老翁賜子** 魏書宗室瑞遂生世祖後生廣平王懷次長樂公主 **傳初瑞母尹**

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具衣冠告之曰吾一汝一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為

協夢故名 **豪盛齊下** 魏書鄴範傳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瑞字天賜 **拂** 魏書鄴範傳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

進云於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 **攜** 齊再祿營邱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

酒言別賦詩為贈 魏書盧元明傳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園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

就之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

此必有他故經三月果聞由為亂 **星墜壓脚** 魏書陳奇傳奇初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得夢之夜 **被召夜夢**

靈異部 夢

靈異部 夢

靈異部 夢

靈異部 夢

靈異部 夢

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
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
數年中嘗夢兩人教

授魏書江式傳式少專家學
履眾星而行北齊書神武帝紀神

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
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

而內喜以筆點額北齊書文宣帝紀既為王夢人

賀曰王上加點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北齊書後主紀母日胡

成主字乃當進遂有娠天保七年
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北齊書神武

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
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北齊書神武

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螭龍於地孕武成

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
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北齊書

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

秦傳初秦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

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
光照先人北齊書李元忠

貴子可從而南秦母從之俄而生秦
傳初元忠將仕

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
山上挂絲北齊書

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
終致貴達矣

書張亮傳薛琰嘗夢亮於
以告亮且占之曰超棘

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亮出為幽州刺史
超棘

書馬敬德傳世祖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

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避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

吾當得大官超棘過丸
見一人出身中北齊書李廣傳廣曾

卿也爾伏地夫人也
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

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
吾一語云君用心過苦非

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使遇疾積年不起

抱子昇天周書文帝紀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

月夜夢
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四
靈異部
夢
左

帝喜曰雖不至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周書宇文貴傳貴母初孕天貴亦極矣

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及生浮磬之精寶持必生令子周書高琳傳琳

母嘗被襪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

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一與坐席周書柳霞傳霞

能一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焉疑然鬢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

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

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

吾特宜勉勵金鉞治曰周書張元傳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

以應嘉祥也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

後請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

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

普施法界願祖曰見明元求代闢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

公以一其祖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曰必差

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柱轉三匝北史楊休之傳初休之

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

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

一銅柱跌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

遂有轉休之咒曰一吾至三公柱遂三匝乘龍昇天唐

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舊唐書上官昭容

書宜宗紀嘗夢一言之於鄭遺大秤舊唐書上官昭容

后乃曰此不宜人知者幸勿復言遺大秤傳初婉兒在孕時

其母夢人一已一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既神人覆

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人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
夢———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
宜無他慮既而太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舊唐書憲宗孝明
皇后鄭氏傳后弟
光夢———占者曰必暴貴進讜言有如平生舊唐書虞世南傳卒
後數歲太宗夜夢見
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
淳備文為辭宗宿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條移歲序昨因
夜夢忽覩其人兼———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
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并為造天
尊象一區又勒圖講堂照鏡舊唐書崔湜傳行至荆州夢於
其形於凌烟閣———曰鏡者明象吾當為人主
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
者於文為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神人遺雙
筆舊唐書李嶠傳為兒童時夢有
———之———白是漸有學業紫色大鳥舊唐書張薦傳祖
鸞字文成聰警絕

倫書無不臨為兒童時夢———五采成文降於家庭其祖
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為也為鳳之佐吾見當以文章
瑞於明廷因以為名字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屋棟飾黃土
功員外郎審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
賓從皆所識舊唐書鄭濬子處誨傳處誨族父朗初朗為定州
節度使處誨為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
忽夢已為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為汴帥留連飲餞仰視
———以———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
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
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至手書令先疏所
夢比至汴宴於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炯然雙光舊唐書劉沔
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感歎傳初沔為忠
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為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
幾死者數四嘗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
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有———鑿
———在目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嘗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息

心舊唐書尹知章傳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開其以藥納

焉靈鳳集身也嘗畫寢夢其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

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日生日墜首承為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

朱泚難率眾扈行在德宗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論大衍數

攻守計奏曰臣嘗夢以之帝曰非朕耶唐書李適傳嘗夢與人

日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

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濮字方丈餘宋史安守忠傳初守

句及素琴於前士貴其達宋史劉沆傳沆母夢衣冠丈夫呂

十年於是始瘞牛相公來宋史劉沆傳沆母夢衣冠丈夫呂

丞相至宋史梅詢傳在濠州夢人告曰已而有娠乃生沆呂

顯夷簡懷玉山人宋史楊億傳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交逸南

力也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曰稱

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六印加劍上宋史凌策傳初策登第

之其後往劍外授玉像宋史章得象傳得象母方娠夢登山

庭積笏積笏如山見宋史富弼傳富弼字彥國

如山積笏如山見宋史富弼傳富弼字彥國

有天赦已而生金書名簿宋書趙縠傳縠初名禮嘗夢神

六刀宋史儒林傳洪興祖徒知饒州先夢神捧土培缺

宋史吳越世家惟治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甲自稱西嶽神

謂惟治曰公面有缺文即捧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三十年緣

衣中人召賦曉寒歌宋史文苑傳蕭貫初感疾夢詞語清麗人以比

唐李賀後七年復為君婦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

遇兵必死義不受汚辱若復娶當告吾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

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

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並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

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此身

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時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

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

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當一明日持巨鑑剖腹

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納之宋史方技傳王處訥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麴令

處訥食之且口汝性聰悟後當為人師又嘗夢人

星宿燦然滿中覺而汗洽月餘心羊去角尾為王字

曾猶覺痛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

遼史耶律乙辛傳初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殺羊拔其尾角既

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汝後有子當王

神人授寶珠金史顯宗皇后徒單氏傳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

燭於二玉梳化月金史宣宗皇后王氏傳宣宗皇后王氏中都

庭為一已而鼠銜明珠金史黃久約傳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

生二后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

子夢元夷蒼水使者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

發金簡之書案金簡
玉字得通水之理
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

反有病有性
王符潛夫論凡
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

帝謂已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而為名成王滅
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
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旒惟嬖矣室家秦秦此謂
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
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
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
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
伏已而盥其腦是大惡也及戰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
夢使人厭逃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
夢使人飄殘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
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
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性好惡不同或以

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
占所從此謂情性之夢也
十者占夢之大路
王符潛夫論書

事作吉作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
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
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
為陽人寐為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
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
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
時也雖然財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
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
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污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微
邪剝削不安閑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為計謀不從舉
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邱胎刻鏤非真
瓦器虛空皆為見欺給倡優俳儻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為權
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日本所

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憤憤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
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
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
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桀而已也時有禎
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
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
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
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故也
張車子賜錢 子寶搜神記
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臥夢天公過而哀之救外有以給與司
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 應 下千萬車
子末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
生所為輒得費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台有
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
作粥糜食之間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
之名為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
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羽人

王嘉拾遺記昭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

之授以芳茅

王嘉拾遺記孫堅母姓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

術

童女負之繞吳閭門外又 名在月中 謝承會稽先

日此吉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

崔鴻後燕錄慕容皝宮

以士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

傳闕澤字德潤

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

日在臍中 人公孫夫人方姓夢

三夢見一字炳然

劉炳燉煌新錄宋桶夢內中

皆得肉食

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兩杖

普咸康二年晝寢生德

當令君延一算

極打之素統占日內中有人是肉字也兩杖著

矣

之象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

余知古渚宮故事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

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日必夢中所感

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 赤衣人持鑿破腹 柳宗元龍城錄尹知

恩云

章字文叔絳州翼城

人少時性惰夢一巨一其一若內
 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尊
 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
 覺後亦似曾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上一兩字筆
 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日熟
 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
 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
 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
 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或謂三尸所為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
 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
 討又言夢不可取則著著則怪入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
 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為街鼓也又
 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憐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

及覺核
 善惡種子見四大偏增上賢聖加持上善惡徵祥見夢
 隆枕側

中身人可見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
 則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

夢不可以一專推矣愚者少夢不
 獨至人問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衛生相負足下不沾
 段成式

祖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選
 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駁勝將出其人忽夢乘驢蹶墜水中登
 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
 不諧矣據夢

僕射猶
 瀉白米
 段成式酉陽雜俎成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
 子也
 夢近有優人李伯伶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

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停思日
 凡人好反語洗白馬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

弟至果言渭河中
 炊日
 段成式酉陽雜俎卜人徐道昇言江淮

覆舟一粒無餘
 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贍將歸夢

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日中炊固無釜

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誣矣

掛冰 趙璘因話錄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塘與李庶人不協後公

也豈韓臯來代我乎意甚惡 生則柳樹仆則柳木

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焉 柳員外宗元

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

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

耳徵其意曰夫 裁錦 馮贄雲仙雜記蕭穎

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士少夢有人投紙百

番問之皆是綉花又夢 四者甚佳 鍾輅前定錄豆盧署本名輔

一 因此文思大進 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

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

子復姓不宜兩字為名將為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

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

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日聞使君與子更

名子當四舉成名

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

曰此可以建亭臺既悟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為名既二年又

下第以為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

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秘書監為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

中所指隙地遂命建 安吉 鍾輅前定錄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

一亭名曰徵夢亭 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

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

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

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

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

告其族人日且誌之及後補湖州 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

退之族人日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

陰隲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日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

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東固求宋毫一官將引

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衰畧盡今止三口為累耳
 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喻及唱官日
 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歎曰三口臨字
 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臨安見
 衛公精爽 裴庭
 觀奏記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卒
 於貶所一日丞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
 許歸葬故里綯且為其子瀉言瀉曰李衛公犯眾怒又崔魏二
 丞相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
 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
 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瀉日向來見李
 尚可畏吾
 不言必撥禍明日入中書具為同列言之既於
 昆脚皆頭 玉泉
 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縣尉護喪歸葬
 紫微頃於宰執處求一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
 人謂曰辭春不及秋
 與
 後果得比部員外
 剪舌 杜
 庭錄異記夔州道士王法元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
 為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
 其一覺而言詞輕利精誦

五千言類

大槐安國

李昌齡樂善錄淳于芬嘗書寢夢二紫衣

有微應 閣金題其榜曰
 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驢馬遠來
 且少憇於此此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公主
 名瑤芳者妻之末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王甚禮焉在任凡二
 十年許生男子五人女子二人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
 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二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
 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芬
 所典南柯也芬大
 鬚髯削俱盡 吳處厚青箱雜記李文定公
 駭異復命掩之 廸美
 未御試一文忽夢
 被人
 廸亦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
 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替滋
 見 在西漢為鄒陽 何遠春渚紀聞遠一日謁水華丈於其所居
 上 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
 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水華笑曰
 此老夫所為者因請降鄒陽事水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

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為蘇某逆數而上
 十三世云——蓋如黃帝時為火師周朝為柱下史
 只一老 **五葉餌之** 韓元吉桐陰舊話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
 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子摘——後生
 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 **魚袋墜地** 魏泰東軒筆錄石叅政中立
 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
 猶為學士一夕夢朝太宗面諭以將有進用之意石謝訖將下
 簾不覺鏘然有聲顧視乃魚袋墜於墀上及覺大異之不數日
 有叅預之命謝日方拜起亦 **銘鞋** 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少時夢
 覺有聲顧視則——矣 **銘鞋** 召入禁中既至小殿裕陵坐
 其上脫絲鞋令披銘之坡即書云寒女之絲
 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生雷起裕陵稱賞 **相公來謁** 趙德麟
 侯鯖錄
 梅詞侍讀嘗從真宗東封因卜命於岳神夢三牛鬪於庭有稱
 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得濠梁守廨有三石牛
 後呂許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詢見之疑若所 **相公食料羊** 周
 夢詢者於是委遇至後不數年許公果大拜

清波雜志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游嵩嶽醉臥巨石
 上夢人驅羣羊于前曰此張——也既貴每食數斤猶
 未厭飲健啖 **油沃首** 岳珂程史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
 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其——驚
 世無比者 而寤勝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
 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殺明燭張博具
 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日劉五臥西牖下
 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爨之勤視博方酣幸
 主人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
 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
 慟日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歎咤為之罷博及明
 漫強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於地黯若有迹振衣拂
 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泄書淡墨以 **衣福挽車** 郭彖勝車志平江
 潘擇可崇寧五年
 夜倉猝覆燈盃吏不敢以告也 以舍法貢入京未至夜夢——三十輛其弟端夫衣綠隨
 其後至政和三年擇可以上舍釋褐後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

乃悟挽車三十張世南游宦紀聞先伯字汝弼登淳熙丁

者三十載也未第初隆興乙酉諸鄉舉時主司命題云

平康正直疆勿友剛克熒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

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始克有濟自以為經旨中

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於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

欲有邦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宣厲聲

云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

宣為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莘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

姪慶辰云昨宵夢趙宰拉赴鹿鳴與公隣坐已而杳然後三舉

庚午慶辰豫薦時新舉只六人宰招已第者十人同宴起莘豫

焉果與慶辰隣坐宰亦天張仲才文始真經天

族信知得失莫非前定云人人異夜夜異下之人蓋不可以億

兆計之夢各有天地通我張仲才文始真經將

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天地通我始真經將

陰夢水將晴夢陶宗儀輟耕錄世皇取江南大軍次

火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日陛下

欲渡河當隨我來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

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滸尋夢中所見據果是方驚顧聞

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時帝微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

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

與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為答刺罕與

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今其子孫尚有存者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四

血化碧

莊子莫弘死於蜀其三年而為

星墜木鳴

荀子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

是天地之變陰陽之

怪星黨見

荀子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

化物之罕至者也

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

上聞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牛馬相生六畜作祆

荀子勉力不時則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

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

呂氏春秋商書曰

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

化空桑

有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燂人

牛哀化虎

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

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

子昔公一轉病也七日為一

噪陽罔象畢方填羊

兄掩尸而入規之則虎搏而殺之

知其物名不能為害

出水生木生井生

噪陽山精畢方狀如鳥青色赤腳一足

抱朴子山中寅日有白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

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

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

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

也稱僊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麋也申日稱

人者者猴也稱九卿者老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

雞也戌日稱人姓字者天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

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

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

河伯無腸公子成陽公雲陽

之則吉熱內

抱朴子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蛟知

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

亦可兼呼之

子史清華

靈異部 怪異

衣裘戴笠 抱朴子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木山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

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 金累 見飛飛 上如偃蓋 抱朴子于歲松

名呼之即不敢為害也 抄不長望而視之有 其中有物或如青 夔 蝸 蝸 國語季

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 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

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 龍罔象土之 怪曰墳羊 化為黃能 國語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

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 龍罔象土之 怪曰墳羊 化為黃能 國語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

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殛而藏 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卜而 在積而藏之傳郊之及殷

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 婦人不韓諫之化為瓦甃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蹴而遭

之既笄而孕當宜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孤服者乃

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姒有獄 而以為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

桑穀共生 更記殷紀 毫有祥 南山大梓豐大特 更記秦紀

九年伐 注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 鈞天

祠圖大牛生樹本有牛從本中出後見於風水之中 廣樂九奏萬舞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

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注君之疾與之同不出 醫扁鵲視之出董安而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

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三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 所甚樂與百神遊於 不類三代之樂其聲

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能死又有一罷來 我又射之中罷罷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兒在帝側

帝囑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 七世而亾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

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以七世之孫董安于受

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賜二笥有副見視地生毛史記趙世家

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繆王遷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為山下黃石史記留侯世家子房始所見不邳地

號秦為笑以為不信之止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取而葆祀之天雨粟馬生角史記刺客

傳贊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也太過鳥噉肉狼乳之史記大宛傳烏孫王號昆莫莫之

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夏后啓

母石漢書武帝紀見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

至嵩高山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按今兩月相承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秋八月淮南子無此文月有晨見東方鐵不下

隆隆如雷聲漢書五行志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

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為十石鼓鳴漢書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五月凡亥天水黃

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墜鷄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崖脅去地三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

有兵雌雞化雄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輪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鼠舞漢書五行志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

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如故王鼠為巢漢書五行志成

使吏以酒酺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蟲食葉成文

月長安城南有街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蟲食葉成文

上桐柏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蟲食葉成文

字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天雨草

起立生枝葉有其日公孫病已立

怪異

漢書五行志元帝永光二年八月**脂夜**漢書五行志在人腹中

區霧則冥晦故有妖一日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

汚人衣淫之象也一日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真故與常風同

也**五足牛**漢書五行志秦孝文王五**馬生人**漢書五行志史記

有**男化為女女化為男**漢書五行志史記魏襄王十三年魏

化為丈夫茲為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為陰勝厥咎

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葬陌上聞嘯聲**

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亾繼嗣自相生之象

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

先未生二日兒嘔腹中及生不舉之

母掘**趙春**漢書五行志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收女子

收養**趙春**病死歛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日年

二十七不當死**人生角**漢書五行志景帝二年九月膠東**行詔**

太守譚昌聞**籌**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彙或撮一枚傳

折關或踰牆人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

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

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棗水魚鼠之怪**漢書

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

厲王胥傳背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

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

甚可**舊宅聞鐘磬琴瑟之聲**漢書魯恭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

惡也**人居屋上**漢書霍光傳巷端人共見有

不可復壞**鼠以尾畫地**漢書霍光傳第中**大石自立僵柳復起**漢書

多與人相觸

靈異部 怪異

傳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

不端生火 漢書西域傳車師復城長國夫為天子者按孟弘字不端姑句家

小人景 漢書王莽傳池陽縣有

小人景 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據持此兵氣也利以用兵

白頭公青衣 漢書王莽傳殿中鈞盾士山仙人掌相稱三日止

草狀似 鳥獸 後漢書五行志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寬句離狐縣界有

蛇 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翎皆具

空樹中人面 後漢書五行志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

化龜 後漢書五行志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

關里自開 後漢書鮑永傳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其首

匹練昇天 後漢書虞延傳延初今危急而

天下玉棺 後漢書王喬傳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

呼穆者三 後漢書公孫穆傳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為室

盜社公馬 後漢書費長房

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妖異

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氣如雞

子來降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

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隻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

前見天上有大日一我因自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

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墟之不死復徙於馬魚鼈聚浮水上

蘭馬亦如之王曰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後漢書東夷傳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

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東明乘之得渡因至

夫餘而世為白虎後漢書南蠻傳廩君死魂魄竹王三

王之焉巴氏呂虎飲人血遂呂人祠焉

郎神後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澌水有三節大

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呂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

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

以竹王非血氣所生其重之末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呂聞天

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沙壹

也觸木懷妊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

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沈若有感因十

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

我生子合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

因舐之其母為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景象

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

知虎為其蔽後漢書西羌傳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

於野遂成夫婦女貳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曰為俗遂俱入

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曰為豪

雷入口妊身後漢書鮮卑傳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

欲殺之妻言常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其因吞之遂

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

子已青卷 卷一百一十五 靈異部 怪異

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畧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入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歆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大討曹魏志明帝紀注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珎之象皆隆起其文曰一一一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地陷有二鵝出晉書懷帝紀洛陽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步廣里一一一

一一一色蒼者冲玉龜出神馬鳴晉書愍帝紀時有霸水一一一城南雞三足天白者不能飛

晉書五行志彭城人木如人面晉書五行志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丁生一一一飯

劉象之家一有

化螺

晉書石崇傳崇家稻米一在地經宿皆一為取金環晉書羊祜

傳祜年五歲時令乳母一所弄一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大蛇垂頭而吐晉書杜預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荆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化龍晉書張華傳煥窺於戶止見一一一聞者異之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汲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設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黃衣人晉書謝鯤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按煥雷煥呼鯢字令開戶鯢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呼鯢一呼鯢字令開戶鯢愴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脚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素衣小兒晉書趙王倫傳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復妖怪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一一一言是服

劉烏倫使錄小兒并烏閉置牢室服劉鳥見二客化為雙鶴晉書

陶侃傳以母憂去職常有來吊不燃犀照水晉書溫嶠傳

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

覆火奇形異怪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曰日與君

照也意甚惡之金櫃鳴聲似槌鏡晉書甘草傳其家

櫃將離是見物若兩眼晉書下壺傳初粹如廁邙亭驢山

君鼠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

來到城下眾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合璞作卦遇遯之蠱其

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

驢鼠中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

請殺之巫曰廟神不悅此是開墓婢如生晉書

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干寶

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

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而伏棺擣衣

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嘗取飲食與之恩情知生在家中吉

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擣衣

杵相語晉書諸葛長民傳柳化為松火生泥中晉書張天錫

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食鱗鱗目開晉書盛

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

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

彥行取鱗鱗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童子

化成青鳥晉書顏含傳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

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

疏方應須鬚地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畫獨
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
膽也

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得二物似烏鴨** 晉書鮑靚傳王機
時為廣州刺史入

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 **二鯉化鏃**

晉書范文傳嘗牧牛澗中獲一魚一成一用以為刀刀成乃
對大石嶂而咒之曰鯉魚變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
進斫之石 **照鏡不見面** 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將一
劉曜

載記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
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 **兩脚著裙形** 見
履長七尺三寸 晉書

日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 **兩脚著裙形** 見
履長七尺三寸 晉書

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履長七尺三寸** 晉書
符健

載記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
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

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 **小人黑衣** 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
定不虛也赦之

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
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
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赦
外窮推之咸言有一 **衣** 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
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
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勿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

安水影 晉書苻堅載記 **嚮言** 宋書五行志吳孫休世
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

能以 **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
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
遠者不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
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傾倒昇之其人亦不自知

靈異部 怪異

子史精萃 卷一百一十五

十

所以三公鋤司馬如宋書五行志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然也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

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宋書五行志晉惠帝元康地狼中吳郡婁縣民家聞地中

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有犬聲掘視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所在元

帝太興中吳郡府舍又得二物頭如此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

兵所殺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尸自謂嘗一再宿宋書

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同實而異名也志晉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附葬而

婢尚生其始如暝有頃漸覺問之耳初婢之埋

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青衣攜食白狼銜衣宋書王懿傳年十

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

前困卧林中忽有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

饑兒去頃之復來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

所如有一至前仰天而號號訖仲德因渡水仲德隨

之獲濟又仲德之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白狼童子像見空

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

中投苾屨墜敬宣食槃宋書劉敬宣傳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

僚佐宴集有鳥飛入帳宋書胡藩傳夜

著耳鼻聞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鳥飛入帳佐史並集忽有

斗大如鵝蒼黑色高祖裏皆駭愕以為不祥藩起賀

日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且攻城陷之

覆雀頰宋書蕭思話傳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官須

髮為鞘眊宋書竟陵王誕傳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

禍不入六慎門宋書竟陵王誕傳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

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

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

立六慎門 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

馬芻苗秀

齊書武帝紀臨沂縣

言不登刈為

青牛入草

齊書州郡志宋泰始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北地見二

人逐之不得乃誌其處云此

吹灰火燃

齊書祥瑞志世祖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夜

地當有奇祥啓立為越州

空中篋聲調節相應

齊書祥瑞志世祖於南康郡內作伎有絃無管於是

有而自

一角羊頭龍翼馬足

齊書祥瑞志宋泰始末武進舊

父老咸見

木理有法大德三字

齊書祥瑞志永明九年秣陵縣

莫之識也

架屋宇伐以為薪剖樹

齊書祥瑞志建元元年郢

自然

湖水出綿

齊書祥瑞志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天井

澄清

栢柱生花

齊書五行志建元四年巴州城

姓採以為繡

野火生

西鼓樓

精齊書五行志永明三年三月庚午丙夜北面有五色幡

飛翔雲中齊書五行志崔慧景圍臺城有一

也數日齊書五行志建武中南岸有一女子窘急走八

慧景敗齊書五行志建武中南岸有一女子窘急走八

人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股脚間

淮魚浮水向城

持聖刷門齊書到揭傳弟遁元徽中為寧遠將軍輔國長史海

兵以應朝廷遁以猶預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

移公牀齊書

徐孝嗣傳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遠

石鼓村

云

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

怪異

靈異部

怪異

地自開成井

梁書武帝紀始平郡中

殿柱繞節生

花

梁書武陵王紀傳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

童子擣藥

南史宋武帝紀伐荻新州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

反地鏡

南史宋文帝紀二十五年冬青州城

錢龍

南史梁元帝

幸元洲苑

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繞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

以壓

帝敕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處

節及晏敗果如之

又未敗前見屋桷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

猶木也

晏惡之方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

屋桷

子悉是大蛇

見

塹中小兒呼蕭丹陽

南史齊宗室新吳侯景先

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

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

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日以白帝帝曰彼之自無所至焉

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彼之首至及承明

三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

授欲驗往年益城塹空中言耳

州刺史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為德政

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呼

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仰之不下又以酒

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

陵王綸傳葬之日

唯冢壙所獨不下雪

人頭魚身龍形馬首

南史康絢傳其

秋淮水暴長堰

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

流而下或

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金龜

靈異部 怪異

南史王僧辨傳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為

多依蛇上靈牀南史傳綽傳綽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

而復來者神獸導引魏書聖武帝紀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

百餘日難八阻於是欲止有其形似馬其聲

類牛先行天池簫鼓魏書朱榮傳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

歷年乃出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之音新興謂榮曰古

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為汝耳汝其勉

之一局之子盡皆倒立魏書朱世隆傳初世隆曾與吏部尚

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歛然有聲

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曰影又逐既而

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又

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眾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

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

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

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

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

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限之十矢朱蒙雖矢

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

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鳥違等二人棄夫

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

水曰我是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

魚鼈並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

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納衣一人著水藻

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馬登牀周書盧光傳及為京兆而

焉號曰高句麗因為氏焉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

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

乘一忽升廳事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

子史精詳

卷一百一十五 靈異部 怪異

靈異部 怪異

怪異

身米善 卷一百一十五

懷其精誠 井甃生花如蓮 隋書李景傳景府內中上

黃蛇有角 隋書薛濬傳濬初為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於澗

為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

濬母怖而問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

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 禾生銅研 北史齊文宣帝紀四月夜

忽然不見時咸異之 穗石佛舉頭 北史盧辯傳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人

立社移自古有 石燃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三年壬寅雲陽

此陛下何怪 小鳥生大鳥 舊唐書高宗紀永徽五年七月辛巳有

則焚歷 連心異體 舊唐書高宗紀涇州獻二 地色如水 舊唐書中宗紀

年而止 小兒 如雀 如鳩於萬年宮皇帝舊宅 洛陽城東七里

許 側近樹木往來車 金剛臂有黑汗 舊唐書代宗紀

馬歷歷影見水中經月餘乃滅 忽 滴下以紙承之色類血 雨木 舊唐書德宗紀陳留

泚於軍上趙貴家得 地几十 御柴為城 舊唐書德宗紀汴鄭管內鳥皆入田緒李納

里許 而夫之信宿復如 海凍 舊唐書穆宗紀青 石麵 舊唐書文宗紀

之鳥口皆流血 雲代蔚三州山谷間 眾禽成巢 舊唐書宣宗紀舒州吳塘堰有

化為十人取食之 禽山鳥鷹隼燕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 甘虫 見 稍刃有花

面綠毛爪啄皆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為甘虫 文 舊唐書崔義元傳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見用義元見羣

鼠渡洛又 謂所親曰此王敦敗亡之兆也 日

子史奇書 卷一百一十五 靈異部 怪異

左

關 唐書僖宗紀十一月 月中龍鳳形 唐書五行志垂拱二年九月巳巳雍州新豐縣露臺

鄉大風雷雨雷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餘丈 魚頭戴

有 唐書五行志貞元十年四月 風陵堆 唐書五行志乾元二年六月乙未夜瀕河人聞

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 石鳴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

各長丈餘時號 占日塚墓自移天下破 志開元二

十三年十二月乙巳龍池聖德頌 自 其音清遠如鐘磬石

與金同類春秋傳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言石鳴近石言

也 鼠變為狗 唐書五行志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

雄目張牙視林甫林甫射 聖水 唐書裴度傳汴宋觀察使令狐

之中殺然有聲隨箭沒 楚言亳州 出飲者疾輒愈

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菌生帶上 唐書鄭注傳注敗前 所服

大蛇垂鬮楯 宋史魚周詢傳在安州時園吏見 丹砂化

雙雉 宋史李太臨傳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貢 疑為盜

械送於府大臨識其 緡起立 宋史文苑傳夏侯嘉正端拱初

異訊得實釋耕者 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

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

五言十韻詩上依韻和以賜之未幾被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

獲金幣鬻得錢輦歸家忽 蛇遶身 遶史蕭蒲奴傳幼孤貧

自地 良久而仆聞者異之 備於醫家牧牛傷人稼

數遭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寐有 異之 生 元史順帝

教以讀書聰敏嗜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 紀石州民

所持槍忽 火 抹 紅猪黑字 元史五行志至元十六年六月

之即無搖之即有 彰德路有黍自生成 文

其上節云天下太平 樹瘦裂得嬰兒者五 元史巴而木阿而

其下節云天下刀兵 忒的斤傳先世居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五 靈異部 怪異

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人即其所而候之樹乃生癭若懷娠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一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

逐日杖化鄧林山海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貳負之臣山海經曰危危與貳負殺冀嶽帝為鄧林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

黑羊白血穆天子傳王戌至於雷首犬戎胡觴天在開題西北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安寡人具犬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

靈鼓化黃蛇穆天子傳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於留祈射於麗虎讀書於祈邱獻酒於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乃為

巨靈化青雀郭憲洞下而鳴乃樹之桐以為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以為琴則利注洪範所謂鼓妖也

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

椽桷化龍鳳臺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漢舊儀云通天者言此臺高通於天也漢武故事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武帝時祭泰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皆為

蓄火應劭風俗通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於龍前一家益恇怛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

椽固陵長原武 **大樹白頭公** 應劭風俗通謹按桂陽太守江夏

令終享大位 有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

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

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可長四

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

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

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

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 **乘槎到天河** 張華博物志舊

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

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齋糧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日月辰

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

舍甚嚴遙望宮中多職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

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

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

某年日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 **細腰** 子寶搜神記魏郡張奮者

年月正是此人 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疾病轉賣鄰人阿文文先獨持大刀

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

呼曰 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

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為誰曰金也在堂

西壁下青衣者為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為誰曰

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復為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

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

遂清 **五酉** 干寶搜神記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

寧 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 **鳥獸能言** 王嘉拾遺記含塗國去

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 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

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

澤 雞犬更生

見華表照形

吳均續齊諧記張華為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為書生欲詣

張公過問墓前一日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即華表曰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華無不應聲屈滯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豐城人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惟千年枯木一之則一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洛陽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小兒驅鳥均續齊諧記東海蔣潛常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長三尺一鳥即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著通天犀羸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眾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羸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視眾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納入江夫人遂斷以為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啼叫云

何為見屠割必祈天當相

鵝籠書生

吳均續齊諧記陽羨許彥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入

十七八卧路側云脚痛求寄一書中彥以為戲言一書生年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十四亦頗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寤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處女乃出謂

彥日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
 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
 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日無以藉君與君相
 憶也彥大元中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
 是永平 蛟妾 在昉述異記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
 三年作 蛟妾 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 告桀吉凶
 封使君 在昉述異記漢宣城郡守封邵巨化為虎食郡民呼之
 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為虎虎不 青羊 在昉述異記梓樹
 食人人化虎則食人蓋耻其類而惡之 之精化為 生
 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 螺中女 在昉述異記晉安郡有
 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一書生謝端為性介潔
 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大 大如一石米斛割之 有
 美 日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憐卿純正令為君作婦端以
 為妖呵責遣之女 兄弟石 在昉述異記儋耳郡明山有二石如
 歎息升雲而去 人形云昔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因

化為石因 池中風箏有淪輒有小鳥銜出 酈道元水經注池在
 號 山原之上世謂之天

池方里餘其水澄渟鏡淨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清水
 流潭皎焉冲照 嘗無斥草及其 翠色
 投淵 若會 酈道元水經注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
 稽之耘鳥也 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
 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名之三徵而輒不
 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
 仲首發於道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 赤灰 酈道元
 二 於斯山故其峰巒有 酈道元水經注
 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
 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千人持斧斫之猶不斷疲士一人
 傷足不能去卧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為勞
 矣又曰秦公必特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 於子何如
 乃默無言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 社樹腹蛇 酈道元水
 以灰敗樹斷化為牛入水故秦為立祠 經注城南

門外舊有郡社栢樹大三十圍蕭欣為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羣小蛇數十隨入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夢於欣欣不以月朔自正鄜道元水經注按郭公世曆意及伐之吏少日果死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止一以爲晉氏中興之瑞而今不知所在

飛夜遊女

鄜道元水經注西北流逕陽縣故豫章之屬地多女

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石豬鄜道元

塵於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一以爲晉氏中興之瑞而今不知所在

水出蜻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谷中有一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迄今夷人不

女取螺化石

鄜道元水經注漢水下流歷峽南出是峽謂之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下際有石如人形

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一於此遇

風雨晝晦忽一爲斯誠巨異難以聞信但啓生石中擊呱空

桑柳斯類矣物之早則鞭陰石多雨則鞭陽石鄜道元水經注

變化寧以理求乎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卽山也獨立峻絕西

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

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

儀服飾往入穴中一應時雨一俄而天

晴相承所說往往有效但促鞭蘇秦家金楊銜之洛陽伽藍記

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爲也卽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每夜見赤光行於

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一

一得者爲吾造功青石淨水崔鴻夏錄赫連昌永光元年查

德顯畧遂造招福寺城劉賸川有一集城西盈數

在一上逆鼠渡崔鴻北燕錄馮弘二年六月有一

流而行里地中西行至水前脚馬尾後者迭相脚尾而

識者以為

銅佛生毛

崔鴻前涼錄張天錫三年東苑

樹變人形

崔鴻前趙錄劉

曜光初三年西明門內大風吹折經一宿撥撥一為一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履之形

葛作黃鳥形

崔鴻西涼錄李嵩二年燉煌有緣木而生

提茗鬻市旦夕不減

陸羽茶經廣陵者老傳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一器一往市一之一人強買自一至其器一所得錢散路旁孤貧乞

人人或異之州法曹繫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茗器從獄牖中飛出

羅浮梅花

柳宗元龍城錄隋開皇中趙師

雄遷一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問因憇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逐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愕然但覺風雨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樹下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

巴小兒化龍

柳宗元龍城錄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

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見綽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揀之行不三十步見兒一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斫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

中箭孤鶴薛用弱集異記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

地丈許歛然矯翰西南而逝萬眾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脩習精懃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為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接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為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為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

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明皇幸蜀暇日命駕行遊
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觀挂箭則命侍
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即是
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一耳窈其
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上帝失樂神二

人藏於君女鼻中

段成式酉陽雜俎永真年東市百姓王布知

麗聰晤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
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
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
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
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脩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
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
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遠延入具述
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跪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

曰近知我天人也奉帝命

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神聖戀光政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

人擊之其聲杳絕却令歸本寺扣之滿山悉是黑漆匙筋段成式

聲如故士人語曰陽雜俎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因拾百餘雙還用之

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筋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

肥不能使後偶取常見燭影在雙旌上段成式西陽雜俎成式

攪茶隨攪而消焉用兵時劉沔為小將軍頭頗易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

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

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

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疾歸宗海影翻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則

如石破有鳥飛去段成式西陽雜俎崔元亮常侍在洛中常步

一里餘若然而斤鱸化蝶段成式西陽雜俎進士段碩常

輕可吹起操刀嚮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術技先起魚架之忽暴

風雨雷震一聲鱸悉為胡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池柳化魚段成式西陽雜俎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

食之無味至冬負碑入水段成式西陽雜俎碑龜臨邑縣北有

其家有官事華公墓碑尋失唯跌龜存焉石趙世

此龜夜常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壁影段成式

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焉西陽雜

舉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

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西陽雜

半年不見成式太和初揚州見寄客及僧說西陽雜

組瓷椀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廢其父一日飲

茗甌中忽一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有一長一寸

立於漚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

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墨耳數日其子遂着神譯神言斷人休

咎不段成式西陽雜俎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

差謬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其

滅數日公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段成式西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人失

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

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

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骨珠隨視

而長頃刻及人段成式西陽雜俎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

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鱸常言鱸味未

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筋初食鱸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一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入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鱸

出蔽地著牆勻若蠶子

段成式西陽雜俎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庄城東狗脊背西嘗築牆於太歲

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呼曰怪作矣遽視之數斗悉

無一粒重者蠶牆之半如界

猪都鳥都

段成式西陽雜俎伍相奴或擾人許

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鳥都左腋下鏡印潤二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在樹尾者名其

禁有打土壘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服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為履履治脚

氣月夜有小人五六遊花上

段成式西陽雜俎東都尊賢坊日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

千朵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石長不已經年重四

十斤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

因乞寺僧真於佛殿中遂

異蜂如人

段成式西陽雜俎東

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聲

以捲竹簾巾網獲一焉寘於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一

不懼人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為君筮不祥君頗記無
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子與青桐君奕勝獲頭
珩紙十幅君出可為禮星子祠當為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
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
虛止禪師屠蘇前狀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
仙伯致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小兒衣豹犢鼻攜

五色繩覓趙相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趙相將薨時長安諸城門

不經旬

宰相碑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

日趙相薨宰相碑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
所之見一大碑云是也也作者金墳其字未作者刊名於
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
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即世世名鳥旁
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與壽乎
松使者馮贊雲仙雜記元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
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即墨之精

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

世上有文者墨上有龍

賓十二見具見冥中事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張孝師為驃騎尉

元見其畫因號為地獄變

鬼使請馬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韓

門稱見鬼使乘馬來謝其感神如此

碧芙蓉唱玉樹後庭花

杜陽雜編藝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
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香潔菌
菴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子
焉其曲則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
容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既甚遂剖其花一無所
見即秘之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為平盧軍卒人故得其
實按載金玉化蝶蘇鶚杜陽雜編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
謂元載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

觀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中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遲明視之則皆一一也其狀工巧無與為比而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脚以為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開寶廚響石鄭常洽聞覩金錢玉屑之內將有一為一者宮中方覺焉響石記南嶽响嘯峰有一一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中有響石高三丈五尺濶二丈狀如臥獸人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黑犬化丈夫張讀宣室志貞元中有大理獨處亦號曰獨石也黑犬化丈夫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始者圍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咎乃令朴焉圍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圍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圍人臥於廐舍闔扉乃於隙中視之忽見韓生所蓄一一至廐中且嗥且躍俄一為一一衣冠盡黑即挾鞍鞭馬馳騁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人以鞭策

馬馬竟躍而過黑衣服者乘馬而去復歸既下馬解鞍其黑衣服又嗥躍還化為犬圍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而往逮曉方歸圍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其為蹤歷歷可辨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其蹤方息圍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服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圍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數食頃黑衣服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內有一褐衣服者顧謂黑衣服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服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為憂褐衣服者曰慎無泄茲事泄之則吾屬不遺噍類矣黑衣服曰謹受教褐衣服者又曰韓氏穉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俟彼有字即當編於名籍必不致弛懈也褐衣服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黑衣服人推而去及曉圍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肉餵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及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紀莫不具載蓋所謂韓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黑衣服人所謂穉兒未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童已而

率鄰居士子十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塚穴中有數犬毛狀甚惡盡殺之以歸志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故幽明佑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即遣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之令以此女病愈之日無履化為白鳥疾而卒

張讀宣室志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憇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至收貯於橐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置於前而寢明日已於韋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日仍失其屐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

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窺之夜將半其忽諸葛武侯後身張宣室志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名羣僧會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名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眾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武侯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門帥蜀人當受其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生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左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門下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鬼在臆中張讀宣室志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其痛熱而瘡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割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

麼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康駢劇談錄咸通中
 起出降階遠不見自是疾愈
 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
 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
 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有老嫗謂其
 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喧噪既而愁憤吁嘆咸
 有所懼季弘問之媪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
 媪憂恐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媪曰客未知于細新婦
 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知若
 言壯勇當爲主人除之母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
 雖然窮闕當爲酌贈項之都伍鄉社悉來觀視日暮婦人負束
 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囿有盤石季弘坐其上置驢鞭
 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卽聞汝倚有氣力
 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
 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媪在傍
 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日只如某年月日如此

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
 之杜光庭錄異記廬山九天使者真君
 寐伺晨而發及迴問劉敦廟門外有石如瓦甃光滑瑩潔人嘗
 之新婦已他適矣廟門外有石如瓦甃光滑瑩潔人嘗
 看翫之頗有靈異或廟中穢觸者多被靈官執於石邊撲之忽
 有寄居士人家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數四俄有一
 者詣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廟所追尋但有小童戲弄
 此石之事而無劉敦廟前居住蹤跡時有毛尊師寄止廟中云
 近有官人劉敦云在廟前居住曾相訪言話甚是風流稽古之
 人亦曾訪之不知居處既言坐其頭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耳
 因與衆人斫掘其下纔三四尺卽連大石根甚杜光庭錄
 廣澗衆共神異因立小亭作紗窗以護淨之杜光庭錄
 異記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爲書
 鎮焉偶有杜光庭錄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杜光庭錄爲杜光庭錄求他蟲試之隨
 亦化焉殼落堅杜光庭錄餐物之僧立化爲石杜光庭錄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
 重與石無異杜光庭錄

中出乃伐之取以為枕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
雖善畫者不能及重海市 范正敏遜齋閑覽登州海中遇晴以膠合之則無聲矣 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東坡 馬死剖得小蛇於心間 張唐英蜀檇杌王建所乘嘗見之 石鬪 魯應龍開窗括異志陳山龍王廟後有觀音殿巽異之 年忽有雨一從半山一墜而下一從殿後壁滾入觀音座下一墜殿之西屋瓦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尚存亦可異留題者甚多余乙卯歲到祠中嘗賦詩於壁以紀 楊戩乃一蝦蟆 陸游老學菴筆記中貴一於堂後作一其事 大池環以廊廡周密每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 日戩獨寢堂中有盜人其室忽見牀上 兩目如金光射人盜為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為人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為何人盜以實對戩

擲一銀香球與之日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為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兩目如金光射人 見螺婦 皇田氏原化記義興吳堪為縣吏家臨上螺婦 荆溪忽得大螺已而化女子號 冰自成花 季玖纂異記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 於瓦上工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 王城峩峩若萬頃琉璃 周密癸辛雜識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具雖巧筆不能為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 劍化金蟬 周密癸辛雜識金泰和四年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鳳凰見鳳從東南來眾鳥周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村村民懼為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從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鷲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即死於是

怪異

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
 鳳爲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底磨之至日入則下留
 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
 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糞兩溝皆滿
 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移掘之三
 尺餘石罅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煨欲分
 之十見火木乃伊陶宗儀輟耕錄回地有年七十八歲
 散飛而去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飲食惟澡
 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
 歲月於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
 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鬼賊陶宗儀輟耕錄陝西某縣一老
 得俗曰蜜人番言鬼賊者住村莊聞日有道流乞食
 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爲妖異所苦乎媪曰然曰我爲
 汝除之卽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間他所有震霆聲曰妖已
 誅殛纔遁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令以鐵筒授汝至時亟投
 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媪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

騎從甚都借宿媪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
 蓋媪平日數爲他人借觀因造一偽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
 也遂用偽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
 爲妾意媪竊思道流之語計筭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
 竈火內既而電掣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
 一最鉅疑卽向之逃者所齋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
 司籍入官庫泰不華元師爲西臺御史日閱其案朱語曰一一
 云余親聞泰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卽記錄今則忘
 邑里姓名黑雲類人馬火光若燈燭陶宗儀輟耕錄至正乙未
 歲月矣陶宗儀輟耕錄正月廿三日日八時平江
 在城忽聞東南方軍聲且漸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一
 一簇中彷彿皆一而前後一者莫知其算逆運
 由西北方而沒惟葑門至齊門居民屋脊龍腰悉揭去屋內牀
 榻屏風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鋪失白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
 置之何地此等樹鳴陶宗儀輟耕錄金石草木之變異雜見於
 怪事竟不可曉樹鳴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擾怪事尤甚信前人

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一若牛一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實產又兩月屋燬於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姓輩詣先壟汎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憂憂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栢樹頂間眾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子親見君實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呼誠異哉

作牛鳴 陶宗儀輟耕錄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廟以下休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為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齋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蕪黃將由義興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亦在列既入窖一者七夜

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後遭發掘獨此彝獲存 **弊帚開花** 陶宗

儀輟耕錄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又嘉興儒學閣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煨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碓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 **犬脇生子** 陶宗儀輟耕錄元貞丙申秋大都城南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在脇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春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 **馬絆** 鄭元佑遂昌雜錄今嘉議大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 **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 夢弼字士啓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解掾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出在江上不若毋行士啓漫不省即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鳥刺赤者急下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遐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觀一物如小屋大竟窺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鳥刺赤白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

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
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所啖人狙猿
朝廟仇遠稗史道州有舜祠凡過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旁
亦如之三日乃去士陳志管意不詳制其言謂其言謂其言謂其言
人謂之也
三案雜存此對而皆無恙
一傳海林以交始事皆且十餘年矣其與紛紛草草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五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六

方術部

五行

水陽伏爲陰

子華子也而其下在陰也

水涵太一之中精

子華

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
涵太元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

之氣爲水

子華子也水勝故夏至之日濕

火明木達金

辨水藏土發生

子華子也氣之喜也氣之喜也氣之喜也

降一氣五氣隨之

子華子也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

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三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地濕火生天燥水生

鵝冠子天者神也地者形也

而一焉一而一焉

華物照物割物沉物

下盡木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一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

夏以金一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一天下盡水

也使居北方主冬以上為大都

義保專制困

也戊巳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

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母曰一母生子曰一子母相得

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

破滅 土與金木水火 終始五德 史記

帝紀魯人公孫臣上書陳卜傳卜事言方

今上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

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

家曰不可卜家曰不吉卜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

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

日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取於五行者也

以五行為主見木

者貴臣卿大夫之象

漢書五行志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

少陽也此人將有

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

木介

漢書五行志今之

甲兵象也揚光輝為明

漢書五行志火南方

為火不炎上

金為水宗

漢書五行志

水火牡火水妃

五行

漢書

五行

五行

五行

五行

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

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

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木以天三

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

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 陰盛水長 漢書溝洫志以氣羽

故曰一一之也一一也 漢書李尋傳一一也 注晉灼 以水為本 漢書李尋傳

氣乘宮 日羽北方水也宮中央土也 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 六甲

窮日 後漢書鄧禹傳明日癸亥王匡等以 五德千五百二十歲

後漢書郎顛傳三百四歲為一德 用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

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大終 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循改變也 反支 後漢書王符傳公車

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循改變也 反支 以一一日不受章奏

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

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

六日反支見 變火 廢絕於是上表請 日臣謹按周官四時

陰陽書也 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敷變時疾必與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

晉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

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欄今温酒及炙肉

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荜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薪火舊

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

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主食

厨不可不依 水中出火 五代史吳世家十二年 不與火分功名

古法上從之 董仲舒春秋繁露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

無所命者 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

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 父子之序相受而布 董仲舒春

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 秋繁露木

方術部 五行

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一
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
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
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
相據以生
魏伯陽參同契五
行錯王

為父母

魏伯陽參同契五
行相克

子卯日沐

王充論衡沐書日子日沐
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

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
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
乎
日氣
王充論衡日火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何以驗
之陽燧向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也
寒炎
劉

新論火性宜熱
而有蕭
而蕭

貴人為主

沈括夢溪筆談六壬有十二神將以
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

其前有五將謂騰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
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
神在方右者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
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

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
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於君者遇之乃吉
戊在戊

巳在辰

沈括補筆談世之言陰陽者以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
五行相從唯戊巳則常與丙丁同行五行家則以戊寄

於巳巳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戊寄於巳而以巳寄於未唯素問
以奎璧為戊分軫角為巳分奎璧在亥戌之間謂之戊分則
當本也軫角在辰巳之間謂之巳分則當本也通甲以
六戌為天門天門在戌亥之間則戌亦當在戌六巳為地戶地
戶在辰巳之間則巳亦當在辰辰戌

皆土位故戊巳寄焉二說正相合
驛馬是先天三合數

儲泳
疑

說纂
八卦未畫數根於理自天出河圖而
後有先天之八卦先天之數由是出焉故大撓氏作六十甲子

甲子亦以一二三四五而定火土木金水之數聖賢立法未有
不參於理本於數者也今世之所謂驛馬者先天三合數也先
天寅七十九而戌五合數二十有一故自子順至申凡二十有
一而為火局之驛馬亥卯未之數四六與八合為十八故自子

順至巳凡十八而為木局之驛馬木火陽局也從子一陽而順
轉金水陰局也從午一陽而逆行故申子辰之數七九與五合
為二十有一故自午逆至寅凡二十有一而為水局之驛馬巳
酉丑之數四六共八合為十八故自午逆至亥凡十有八而為
金局之驛馬此驛

馬之法所由立也 三刑是極數 儲泳祛疑說纂
卯一刑也寅巳申二刑也丑戌
未三刑也自卯順至子逆自卯極十數而為無禮之刑寅逆至
巳巳逆至申極十數而為無恩之刑丑順至戌戌順至未極十
數而為恃勢之刑故皇極中天以十為殺數積數至十則
悉空其數天道惡盈滿則覆也此三刑之法所由起也 六壬

三殺乃先天四衝數 儲泳祛疑說纂
壬式之忌莫大於三煞命家謂之破碎陰
陽家之用莫先於身壬而身壬之忌亦莫大於三煞犯之則禍
常不赦世人徒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蓋巳酉丑者五行之
殺氣也而巳酉丑之所以為殺者先天數之四衝也夫子午之
數各九卯酉各六總為三十自子順行極三十而見巳是為四

仲之正殺寅申各七巳亥各四總二十有二自子順行極二十
二而見酉是為四孟之正殺辰戌各五丑未各八總二十有六
自子順行極二十六數而見丑是為四
季之正殺此壬身三殺之所由起也 貴人是十干合氣 儲泳
祛疑

說纂 甲戌庚牛羊乙巳鼠猴鄉自昔相傳以
為貴人或者謂當以甲戌在牛羊庚辛逢馬虎為是兩位各主
兩干在字與庚字相類六字與庚字相若此乃傳寫之誤始亦
疑之後得其法則知當以古法為正此特後人妄議之耳蓋貴
人者十干之合氣也其法以十干布十二支而辰戌不居對衝
為虛夫辰戌乃貴人之獄所以不居貴人相對為天空故虛其
衝也日貴順布甲在子乙在丑丙在寅丁在卯戊在巳午為對
衝則虛之巳在未庚在申辛在酉壬在亥癸在丑十干順布十
位巳週乃再以十干起申逆布之以求夜貴以甲在申乙在未
丙在午丁在巳戊在卯寅為申之衝則虛之巳在丑庚在子辛
在亥壬在酉癸在未一逆一順而晝夜二貴定矣且甲之起于
子申何也蓋貴人屬土正位丑未乃坤卦二五貫中之合氣也

先天卦之坤在正北子位河圖之坤在西南申方故
晝夜二貴所以起於子申也布而為圖一見可決
各兼信智

晁迥晁氏容話水
人火龍火
張世南游宦紀聞內典云
陰錯

陽差
王達蠡海集
有十二日蓋六十甲子分為四段
自甲子巳卯甲午巳酉各得十五辰甲子之前三辰值辛

酉壬戌癸亥為陰錯巳卯之前三辰值丙子丁丑戊寅為陽差

甲午之前三辰值辛卯壬辰癸巳為陰錯巳酉之前三辰值丙

午丁未戊申為陽差蓋四段中每段除十二辰各餘三辰三四

亦得十二辰是為陰錯陽差也甲子甲午為陽辰故有陰錯巳

卯巳酉為陰辰
四極四藏
王達蠡海集地支內所藏天干者子

故有陽差也
為一寓四墓焉故此八支各藏一陰於寅申巳亥為四開闔

就生四祿焉故各藏二陽於辰戌巳藏於丑未陰陽各

歸其所成藏於巳巳藏於
合異為一
張仲才文始真經金之為

午則亦就寄祿而藏焉
物可一
金而錄之

金
水潛火飛木茂金堅土和
張仲才文始真經一故蘊為五

五色一故實為五
聲一故滋為五味
醫

痲雖礦石
管子救者奔馬之委轡
風生骨
管子東方日星其時

木與一南方日其時在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中央日土

土德實輔四時八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膚膚西方日辰

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北方
陽生氣
見土生皮膚膚

日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
陰生甲
見寒生血
醫理藥淪
子華子一者一也理者意

然二反
子華子腑臟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隔之

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
者而謹

子史書卷
卷一百一
方術部
醫

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一者持養子華子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而加疏濬焉夫是之謂藥持養腑化穀精液布湯故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澁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一者持此者也所謂一者養此者也

見脾藏意腎藏精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子華子脾腎心肝肺 五官之司口舌鼻耳

日五官之候一之一之一之一之一之一之一之一之一之一

疾所自起墨子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一之一之一 化心

變慮列子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謂

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詔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日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所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一其一一其一一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向明見心列子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一除而望之既而曰嘻吾一子之一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 攻借生之疾列子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借生之疾與體借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

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
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列子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

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

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

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日矯氏

二日俞氏三日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

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

曰一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湲有餘病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一也且食之

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

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乎季梁曰一也重賦遣之

俄而季梁乘舐痔者得車五乘積毒成藥工以為醫鬼神避之子王

獨不見夫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扁鵲最下鵲冠子王獨不聞魏文侯之

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

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

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問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視神上良醫

化之鵲冠子一攻之於腠理韓非子扁鵲見蔡桓公立有

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

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

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

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

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

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

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

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

在骨髓司命所屬見齊藥者韓非子醫也彈痲韓非子一者痛飲

不彈痲飲藥則身精不流則氣鬱呂氏春秋流水不腐戶樞不

不活病不已矣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揭為聾處

目則為瞶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脹為疝處足則為

痿為癭輕水所多禿與癯人重水所多腫與蹇人甘水所

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痲人苦水所多疔與偃人

起疾遂已呂氏春秋齊王疾痛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

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

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

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

為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

屢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

王王曰未也乃王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

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

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

乃藥萬變呂氏春秋譬之若良醫病萬變一亦一治十起九

死藥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

呂氏春秋今有良醫於此類推淮南子病者寢席醫之用

人而人之所以求之萬也類推淮南子之用藉藉所救鈞

也狸頭愈鼠雞頭已癭蚤散積擊息脉血淮南子所以貴扁鵲

血斷木愈齩此之者也擊息脉血者非貴其隨病而調

藥貴其知病之所從生醫多虛揚子扁鵲盧人治

厚音葉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醫多虛也而治

疾之聖抱朴子附扁和鍼艾之伎抱朴子疫癘之時醫巫為貴

謂過於生枯起朽抱朴子雖有述方

長生久視之道猶謂不及和鵲之所合也述方

文中子銅川夫人好藥子始先寢食而後針藥文中子子謂

醫

上醫醫國

國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為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蟲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蘇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埋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一一一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投石戰國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投石策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

鵲怒而一其一日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嘗百草史記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三皇

紀炎帝神農氏始更記扁鵲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

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十一年老欲傳與公公

母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子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

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二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治病飲上池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注徐廣曰鄭當作鄭

水見知物見視見垣一方人見盡見五藏癥結見特以診脈為

名見當生者能使起史記扁鵲傳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

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机毒熨一撥見

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撲荒瓜幕
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
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
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邳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
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
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于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
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
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曠舌橋
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告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
中闕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
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
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
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
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
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而問太子

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
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照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
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一耳
也此自一耳越人一耳之耳
俞跗見練精易形上聞病
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見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見良工取之拙者疑殆見能生死人見隨俗為變史記扁鵲傳
上扁鵲名聞天

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雜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
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
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帶下醫見耳目痺醫見
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小兒醫見黃帝扁鵲脈書史記倉公傳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
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
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
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

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
 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
 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
 一之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
 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日幸
 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
 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
 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
 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
 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按意倉公名 練五石史記
 傳齊王侍醫遂病 陰石治陰陽石治陽史記倉公傳 以
 白一服之 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則為陰
 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 柔齊剛齊見脈法
 倉公傳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十以起度量立規

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
 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
 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
 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
 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診籍 見國工史記倉公傳問臣
 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
 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
 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
 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
 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
 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日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
 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聞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
 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一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
 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
 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

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
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日意好數公必
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楊慶

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精方妙方 聖儒上順

者乃治之 史記倉公傳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平臣意
對日意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

其 心不精脈所期死 五診 史記倉公傳問臣意日
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

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日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
一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

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
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家法逆順

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
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

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 經脈高下 上下經脈 見 守數精
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明 史記太史公自序扁鵲言醫為方者宗 後世修序
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度箴石湯火 漢書藝文志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
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 所

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 至齊之得猶慈石
鐵呂物相使拙者失理日瘡為劇日生為死

取鐵 漢書藝文志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
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

辛致水火之齊日 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
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日有病不治

常得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見 論病及國原診知政 漢書藝文志
上古有岐伯

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 踵背出血 漢書蘇武傳武引佩刀自
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

醫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 竹筴導脈 漢書王莽傳翟義黨
王孫慶捕得莽使太

其 武氣絕半日復息 竹筴導脈 王孫慶捕得莽使太

醫尚方與巧屠共剗剗之量度五藏呂發精於鍼石漢書敘傳

其大知所終始云可呂治病秦醫蘇也鵠扁鵲也運手爪後漢書趙壹傳鍼石乎注

象天左手手法地彈而怒之涪翁後漢書郭玉傳郭玉者廣漢雒

鉤於涪水因號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

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

亦隱跡不仕王少師事高學方四難後漢書郭玉傳仁愛不矜

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

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

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勝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

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言也夫貴者處尊

高以臨臣臣懷怖懼承之其為療有焉自用意而不任

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

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

志巨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處齊不過數種鍼灸不過數處

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後漢書華佗傳精於方藥心識分銖不假稱量

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

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呂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

皆平漆葉青麩散後漢書華佗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

復四兩呂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壅酢吐魏志華佗傳

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佗行道見一

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

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一大從取三升飲之

病自當去即如佗言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

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

夾脊一寸上下行端

善別死生

吳志顧雍傳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

尉雍聞悲曰泉

吾必

目疾方六物

晉書范甯傳甯嘗

不起故上欲及吾日見濟拜也

患目痛就中書侍

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

門伯魯東門伯曰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

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

一滅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

熬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

近能數其日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

明目乃

高手醫

晉書謝元傳詔遣

蝦蟇膾

宋書張暢傳弟牧

亦延年

一人自消息

嘗為獺犬所傷醫

云宜食

宋書何尚之傳還都因患

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勞疾積年一婦人乃得

羞以百瓶水從頭自灌

齊書褚澄傳東陽徐嗣妙醫術有一僮

不差嗣為作治盛冬月令僮父裸身坐石上

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涕嗣令滿數得七八

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徹牀吐雞雛

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

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

冷疾至今五年眾醫不差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

食白瀟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出一

物如升涎裏之動開看是

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

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

為芻人案孔穴鍼之

南史張融傳融與東海徐

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僕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

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雷一瓠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

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

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慘

秋夫問何須答曰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 下火而牀重衣以覆

南史范雲傳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文伯乃焉以石為針南史

儒傳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一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 經方

浩博務存精要 魏書宣武帝紀詔曰朕乘乾御歷年周一紀而常愍之此而不恤豈為民父母之意也可勅太常於閒暇之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勅醫署分師療

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齡數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賴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又一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一取三一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 隔

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 魏書徐謩傳徐謩字成伯丹陽人謩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謩一遂

被寵 抽針即愈 魏書崔彧傳彧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遇 抽針即愈 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玉顯等不能療 不問貴賤皆為救療 北齊書李元忠傳初元

或針之 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 精習經方洞曉針藥 北齊書怨見有疾者 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

傳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各醫治療不愈乃一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

按密元 蛤精疾 北齊書徐之才傳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

忠族弟 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 識之才曰 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

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三縛悉除 周書姚僧垣傳伊婁穆以疾

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為診脈處湯三劑穆

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 灸頰歎鼻 隋

而兩脚疼痺猶自孱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申 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 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

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 人靈府中 隋書許智藏傳智藏少以醫

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

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日本來相迎比聞許智藏將

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

矣當 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

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字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

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贅瘤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

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

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 按

摩呪禁 唐書百官志太醫令掌醫療之法其屬有四 外臺秘

要 唐書王珪傳孫燾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

視絮湯劑數從高鑿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 師四曰 師

明世寶焉 佐使相須 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

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注詔

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

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為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為而二對曰班

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

附經為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唐書陸贄傳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

著書地苦瘴癘祇為

唐書柳公綽傳憲宗喜武功且數出遊畋公綽奏

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

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淡肌膚於外好愛在

耳目誘心知於內端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

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

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同之畋

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不養其外前修所忌人

乘氣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實誘情醫

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

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

氣與心流疾乃何之

見理於未然

見鍼肩

唐書甄權傳以母病

與弟立言究習方書

發痼不可救也果如言後數

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

九針

舊唐書職官志針博士掌教

澀滑之候又以

為補瀉之

法注其針名有九應病用之也

未聞良醫能治老

舊唐書賈敦

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

之敦實曰

也終不服藥

豬肪穀膝

舊唐書李

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李長者為抱真鍊金丹給抱真曰

服之當昇仙遂署為賓僚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

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沖天寤而

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九腹堅不食將死不

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

下之殆盡病

無故不

宜服藥

舊唐書裴潯傳穆宗復進方士時有處士張臯上疏曰

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生所著千金

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

藥氣

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

意之

所解口莫能宣

舊唐書許胤宗傳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

候幽微苦其難別

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脉

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

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

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

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

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

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舊唐書孫

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陽用其形陰用其精

思邈傳天

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

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寢

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

人之常數也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

則生執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留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

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知之故五緯盈

遂為高醫魯州刺史庾嶽風痺不得挽弓權使

穀矢嚮棚立其一偶一進日可以射矣果如言校醫術優者

為翰林學生宋史太宗紀雍熙四年九月癸十道六通宋史仁

宗紀詔

試醫官須引醫經本草以對凡艾宋史盧懷忠傳懷忠使江南

每試一一以一一為合格還中途遇疾肩輿歸京師太

祖遣醫一國醫屈服宋史高若訥傳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

一一以賜之皆一一張仲景傷寒論孫思邈方書及

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高氏學見燒地灑藥

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宋史王安石傳

知所為克明令熾炭一一置安道於上須臾而蘇觀形色

知病所在遼史蕭胡篤傳會祖敵魯明醫馬上視疾亦知標本

人有疾一一自一一有十全功遼史耶律敵魯傳字撤

善醫雖不掩其先本五院之族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二 方術部 醫 七

始置官分隸焉敵魯精於醫察形
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
有督力善馳射馬蹟不仆尤神於
醫一人
學所著有
開竅納書
金史張元素傳
元素入歲試童子
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
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
鑿心
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
古方新病不相能
金史張元素傳
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
不齊古今異軌
也自為家法云
十三科
元史
志其隨路學校每歲出降
疑難題目具呈太醫院發下
諸路醫學令生員依式習課醫義年終置簿解納送本司以定
其優
調陰調陽
相寬鹽鐵論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
劣焉
氣盛則損乏而
寒氣盛則損乏而
上

視疾若隔紗覩物
遼史逆臣
傳迭里特

六門二法
金史張從正傳精
於醫貫穿難素之

醫所著有
開竅納書
金史張元素傳
元素入歲試童子
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

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
鑿心
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
古方新病不相能

金史張元素傳
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
不齊古今異軌
也自為家法云
十三科
元史

志其隨路學校每歲出降
疑難題目具呈太醫院發下
諸路醫學令生員依式習課醫義年終置簿解納送本司以定
其優
調陰調陽
相寬鹽鐵論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
劣焉
氣盛則損乏而
寒氣盛則損乏而
上

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
張華博物志神農經曰
為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

合歡獨念萱草忘憂
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

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和痛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痛也違
其藥失其應即怨
橋井
葛洪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
天尤人設鬼神矣
帝時得道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
期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
井水簷邊橋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橋葉一枚可療一人來年
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
杏林
葛洪神仙傳董奉居山不種
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
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病
重愈者使栽
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鬱然
成
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

鞭百草
干寶搜神記神農以楮鞭
盡知其平毒寒
病龍

求治
干寶搜神記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
孫登見曰此
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
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為一翁
曰疾瘞當有報不
數日果大雨見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報

子史書
卷一百一十六
方術部
醫

也 陰陽配合子母兄弟 唐六典藥園師以時種蒔收採諸藥凡藥有 根葉花實草

石骨肉之異及有毒無毒陰乾曝乾採造時月皆分 別焉皆辨其所出州土每歲貯納擇其良者而進焉 以經脈孔

穴使識浮沉澀滑之候 唐六典鍼博士掌教鍼生 又以九鍼為補瀉

之法凡鍼疾先察五臟 有餘不足而補瀉之 使內疾不畱外邪不入 唐六典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

以消息導引之法以除人八疾一日風二日寒三日暑四日濕 五日饑六日飽七日勞八日逸凡人支節府藏積而疾生導而

宣之 若損傷折跌者以法正之 破除邪魅 唐六典咒禁博士掌教

為厲 灸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近有 貝母試瘡聚眉閉口 段成式

者 組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 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

覺膈肉肉漲起疑胃中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效 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

戲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 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虎鬚治齒 段成式酉陽雜俎

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執 捕齒間即愈鄭為拔數莖與之因知 也 黃帝針八

邪 祖士衡西齋話記龍圖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虛者 善醫尤得針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患疾且卒經日而

心間尚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往庶幾可救若虛既至熟 視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針針之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者

若夢遇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郊野橋梁復人叢林草莽展轉 不相捨俄而故夫為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行忽若

夢覺耳郡人竟詣若虛詢之若虛 曰向之所針乃 穴也 一壯 沈括夢溪筆談醫用艾

人為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 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一君二臣三佐五使 沈括夢溪筆

用——之說其意以謂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
 物其他則節級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也所
 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
 定以爲君其次爲臣爲佐有毒者多爲使此謬說也設若欲攻
 堅積如巴豆輩處方用意幾似古人張耒續明道雜志蘄水縣
 豈得不爲君哉

不愈其

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

三斗火一盤冰

石藏用以醫術遊

都城其名甚著餘杭人陳承亦以醫顯然石好用暖藥陳好用
 涼藥古之良醫必量人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之湯劑或補
 或瀉各隨其症二子乃執偏見一槩於冷暖而皆有稱於
 一時何也俗語云藏用擔頭——陳承篋裏——得術

於高參政得脉於郝氏老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曰昔居

使以疾乞知衛州多名醫故也有申受者善醫自言——
 若訥——其說謂高參政醫學甚高既貴診脉

少故不及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至診其脉曰有沉

積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

椀覆其頭項以湯沃之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日君謬舉郝老者

申受曰某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苦大不

能禁然宿疾良已品量增減既死張响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

可賀自此疾平復所治甚異郝老平時不合藥末諸藥遇病——

能解人而視經——之服者無不驗外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絡邵博聞見後錄無爲軍醫張濟善用針得訣於異人云——

人以行針木王則金絕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吳廷紹爲太醫令

無不立驗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

不痊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雞

鷓鴣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羣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

喉痒以薑豆治腦痛皆無効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嘗服餌金

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矣馮公嗜山雞
 鷓鴣二鳥皆食鳥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耳羣醫大服腦後下
 鍼薛用弱集異記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
 關路由華州圍圍之北聚觀如堵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
 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即就觀之有富室見年可十四五臥牌
 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纒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
 公因令扶起即於——寸許仍詢病者曰鍼氣已達
 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會無病痛刻竈
 煮藥趙德麟侯鯖錄王彥伯醫名既著——三四——於庭老
 幼塞門而來請彥伯指日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
 各飲此皆飲而去効者各負錢而酬不醫之六經葉夢得避暑
 來者亦不責之其普眼長者之流與醫之六經錄古之名
 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彥伯
 有名一世者其才術皆——其傳有至於今皆後之好事
 者纂集之力也孫真人為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
 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為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

固已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
 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
 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協濟成仙見妙盡
 二書為司命也思邈之為神仙固無可疑

古今方書之要見二書為司命見地漿葉夢得避暑錄話四明
 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有殺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
 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自
 見本草陶隱居

八言勝服藥葉夢得避暑錄話素問勞佚有食
 注謂之——常飲食有節——似——也

掛魯應龍閑窗括異志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
 聞葷腥即嘔用火鑊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
 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嘆也君之疾正在素問
 經中名——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
 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雋
 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五臟蟲上行肺蟲下行姚寬西溪叢語許微叔精於醫云

獾爪為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惟有一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街推陸游老學庵筆記陳亞詩云

李李乃亞之舅為醫者也方人市醫皆稱衙推不知何謂金杵白巖防禦家顧文薦船

宗嘗患痢眾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局遣中使詢之

曰汝能治痢否曰專對科遂宜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

蠟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脈醫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米藕節細

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而愈德壽乃大喜就以

金杵白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為三點周密齊東野語近世江

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受鬼宮鬼壘鬼枕鬼牀周密齊東野語

病世以為奇以此得名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日二日鬼信三日四日鬼心

五日鬼路六日七日八日鬼市九日鬼病十日鬼堂

十一日鬼藏十二日鬼市見鬼臣見鬼封見隔垣知病買似道

鬼臣十三日鬼封鈔溫陵醫信圓通大智禪師文者善脈晚年不按脈望而知之

又臨終五七年隔垣而知之凡病人骨肉往問視之而知病者

之陶宗儀輟耕錄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刺咱慶王

候剪舌陶宗儀輟耕錄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刺咱慶王

知所措廣惠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溫人也嘗識此證遂去

之頃聞復生一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

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割額取蟬陶宗儀輟耕錄任子昭

司者回回之為醫者隸焉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一開一上

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止當求得蟬至今藏之夏雪簾

云嘗於平江閘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見

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隨即騎而去信西

域多奇天灸潛居錄八月朔以盪盛取樹葉露研辰砂

術哉以牙筋染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

方術部 醫

